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T2512736

西域圖志

起己亥漢高帝五年
甲申漢文帝後七年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漢太祖高皇帝五年冬十月王追項籍至固陵齊王信魏相國越及劉賈誘楚周殷迎黥布皆會

當作 垓

十二月圍籍垓下籍走自殺楚地悉定

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信之立非君王意不自堅且家在齊欲得故邑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破也王從之於是信越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

殷畔楚舉九江兵迎黥布會十二月羽至垓下兵少食盡信等以大軍乘之羽敗入壁漢及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起飲帳中悲歌慷慨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乃乘其騅駿馬從八百餘騎直夜潰圍南出馳走渡淮至陰陵迷失道問一中漢騎將灌嬰追及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追者數千人羽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所當無敵故遂覇天下今卒困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潰圍斬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大呼馳下羽令四面騎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羽復馳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謂其騎曰何如皆曰如大王言於是羽欲東渡烏江亭長檥船待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今獨臣有船

大船

屠

願大王急渡羽笑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獨不慙於心乎乃刎而死之至城下酒聞弦歌之聲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乃持羽頭示之乃降汉魯公禮葬羽於穀城親為發哀哭之而去諸項氏枝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太史公曰羽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欲汉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身死尚不覺寤乃引天亡我非戰之罪豈不謬哉自矜而不自責伐奪而不自咎欲以武力征伐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身死尚不覺寤乃引天亡我非戰之罪豈不謬哉

覽（固陵縣名晉灼曰在陳州宛丘西北四十二里亦望王為句王去聲（垓下李奇曰垓名在沛之洨縣東南四十二里其聚邑名在垓之側因名垓下今在亳州真源東十里（楚歌師古曰楚人之歌猶言吳謳

越吟也九江兵歸漢故多楚聲杭憩壯士不得志
直夜直讀曰值當也古字侧以直爲值陰陵屬九江今無爲州是方輿勝覽
志九江郡陰陵縣案和州烏江縣西北四十五里有陰陵山即項羽迷失道處括地志云陰陵故城在豪州定遠西北六十里給曰左句絕給敗言也敗令向左去東城地理志九江郡東城縣括地志云故城在濠州定遠東南五十里烏江地理志烏江在東城縣括地志云烏江亭即和州烏江縣案左傳黃津口即項羽東渡烏江也方輿勝覽烏江縣東四里有烏江浦即亭長艤船待項王處艤船徐廣曰艤音儀孟康曰艤附船着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艤附也穀城縣西北三里括地志云項羽墓在穀城山述征記云項羽下文皆楊子重黎篇文楊子曰蜀漢能屈已以用羣臣之策文右者羣策屈羣力羣力楚散羣策而自屈其力

徒對反廢也言楚既廢羣策而不能用是自屈其力也宋咸曰憝惡也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其惡羣策可知矣天曷天豈故爲之哉亦人事也

正誤

去聲王集覽王如字句絕○今按王如字亦望爲王也給曰左集覽左字句絕○今按田父給曰左左兩字各自爲句上左字田父給令頃羽向左去也從其言而向左去也北三十里垓下堤名在鳳陽府虹縣西五十里陰陵故城北八十里項羽敗走東城即此漢置縣屬九江郡東南五十里項羽敗走東城即此漢置縣屬九江郡東城縣在和州城北故烏江縣四里穀城山名在充州府東阿縣東南一十里又縣東南一十里馬山烏江浦名在和州城北故烏江縣四里穀城山名在充州府東阿縣東南一十里四面圍羽羽引兵潰圍斬將於此因名谷呼爲四面楚歌引騎依四潰山高處陳兵即此石上有馬跡或云漢兵追羽羽至東城漢兵追之羽南七十里昔項羽敗垓下走至東城漢兵追之羽東城廢縣在和州境內覽四潰山在應天府江浦縣西

質實

在開封府陳州城西

一統志云固陵地名

二里有項羽墓在焉

書法 王不書蕭何已亡貪會能大破漢軍也周殺曷寫誘歸功項籍所以不書誅前書討項籍則足以名其爲賊矣不必書誅可也

發明 固陵之追信已亡貪會能大破漢軍矣然未盡三將會兵卒能破羽則劉漢之用人與籍之自用其相去何翅什百詳書信越英布會兵之實所以見漢之矯籍卒賴三人之力若夫籍負嵇逆之罪而不正其誅者漢本志於爭天下而非純於討賊故綱目亦不得而純予之也

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

書法 前書韓信軍帝則未免任術矣此信之所以不慊

節也故綱目備書之而此稱馳入

遣劉賈擊臨江王共尉虜之

春正月更立齊王信爲楚王魏相國越爲梁王

韓信至楚召漂母賜千金召辱己少年以爲中尉曰此壯士也

發明 漢王方倚項籍則奪韓信軍故綱目書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以見其急於制信如此然信號爲善兵而漢王再奪其軍如取嬰兒之物則信亦未得爲節制之師而漢王將之能尤不可及矣若夫信軍既奪又復改封畧無一毫不平之意則他日疑而虜之是固漢王之過也比事詳觀則得之矣

放

今日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
今天下事畢其藏天下殊死已下

二月王即皇帝位

諸侯王皆請尊漢王爲皇帝
二月甲午即位于汜水之陽
南三十里

實　一統志云汜水在山東曹州西

書法　得天下之辭有二即皇帝位正也稱皇帝自稱而已矣立爲皇帝不宜立者也終綱目書即皇帝位者四高帝也光武也昭烈也晉元帝也自宋以下得天下者書補皇帝而已書立爲帝也凡五齊昭王漢恒山義皆不宜立而立者也

發明　自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爲正誅無道秦一也討項籍罪二也天下已定始即尊位三也後世有僅得蕞爾之地而妄自尊大者視此可以少愧矣

更王后曰皇后王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立故衡山王芮爲長沙王故粵王無諸爲閩粵王○帝西都洛陽

夏五月兵罷歸家

詔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者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軍吏卒二爵及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已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集覽　七大夫索隱曰秦第十爵名也

文穎曰七大夫公大夫也復其身及戶勿事復音福除也除免其身役戶稅也勿事不給繇賦也

書法　高帝之得天下也興書罷郡國車騎材官還復民伍其廣大氣象何如哉與書銷兵器毀兵仗者大不侔矣秦二十六年隋開皇九年

置酒南宮

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畧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羣臣說服楊氏曰項籍無道所過殘滅民不親附范增爲之謀主曾無一言以救其敗其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嗚呼籍誠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然則籍雖用增亦未必有益於敗亡也

集覽 南宮括地志云南宮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洛陽故城中輿地志云秦時已有南北宮志帝所以輿也終綱目書置酒四詳秦甲子書宴十六晉穆升平三燕滿池孝武大元三年隋大業三年張衡宅十二西苑唐貞觀元宴羣臣六年丹霄殿七年玄武門十二年東宮開耀元年麟德殿景龍四年宴近臣開元二十上陽東洲十三年御樓至德三宴回紇癸未蜀宴華甲申蜀怡神亭書大宴一元和十五穆宗大饗三建武十三獻二十五魏王丕晉咸咸和七趙罷宴一貞觀二十

召故齊王橫未至自殺

田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帝恐其爲亂赦橫罪召之曰橫來天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廐置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

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從不下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爲流涕以王禮葬之二客自剄餘五百人在島中者聞之亦皆自殺

集覽

上又以一版偕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爲信乘傳者依乘符傳而行若今使者持節耳樂彥云傳丁戀反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爲置傳中足爲馳傳下足爲軺傳急者乘一馬曰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也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置單馬謂之驛騎戶鄉廄置正義曰戶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亳阪之北廄置置馬以傳驛噱吾烹人之兄與其地併肩而事主其弟謂廝食其弟廝商也併部廻反並立也先是食其已說下齊韓信復襲破之齊以食其賣己而烹之今乃與商比肩事漢其恥固已甚矣莊子讓王篇太王亶父曰與人兄居而殺其弟吾不忍也卽此意

縱波不動此下脫一我字案史記作縱波不敗動我我獨不愧於心乎奉其頭正義曰奉音捧

賈

統志云島中在萊州府卽墨縣東北一百里四面環海去岸二十五里田橫五百人死於此今名田橫島戶鄉在河南府城西春秋時劉人敗王城之師於戶氏卽此古有祝鷄翁居此養鷄

漢季布爲郎中新丁公徇汉徇

初楚人季布爲項籍將數窘辱帝籍臧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鉗爲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魯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汉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汉布之賢漢之急此不比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汉資敵國此伍子胥所汉鞭荊平之墓也臧公亦爲項羽將逐窘帝彭城不復見之布母弟丁公乃敖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乃敖布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

是來謁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做丁公也司馬公曰高祖羈旅豪桀招亡納叛亦已多矣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當羣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爲天子海內爲臣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不深且遠哉

集覽 魯朱家朱家魯人也季布

不明禮義以示人使爲臣者人懷二心以徼大利皆知爲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已猶不齒也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

先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臣敢獻計乃髡鉗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朱家賣之案廣柳車喪車也滕公家當然耳伍子胥所以鞭荊平之墓子胥伍員也荊即楚也員以父奢爲平王所殺及時平王已卒吳師入郢掘平王墓出尸鞭之三百今以子胥踰李布而一伍子胥人也名固短兵接爲句注見

宋文帝元嘉十一年

帝西都關中以婁敬爲郎中賜姓劉氏

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求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興周自后稷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至于文武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爲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爲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諸侯不敢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唯德薄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滎陽成皋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哭聲未絕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夫因秦之故地此亦盬天下之亢而拊勝也今陛下入關

其背也帝問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皐西有殽澠倍河鄉上閒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帝西都關中稱敖郎中號奉春君敬說是也上即日駕西都關中高帝起豐八年歲無宁居至是天下平定當亦少思安逸之時也而敏於用言不自遑暇如此其成帝業宜哉光武下隴歸才六日頡川盜起而徙征之可謂能繩祖武矣

集覽

中掎其背掎擊也沃也言其土壤廣遠有灌溉之利故張子平西京賦曰廣衍沃野千里沃灌溉之利養禽獸處通名曰菟謂菟北與胡地相接可以畜牧又多致胡馬故曰胡菟之利諸侯安定令關中諸夷各安分守各定封疆河渭漕輓天下河注見周安王十五年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首亭南谷東會渭縣入河言此二水行乎關外足以資給故稱天府天所造也

資實

一統志云渭水出臨洮府渭源縣鳥鼠山西北谷東流經鞏昌平涼平陽渭南等縣直至華陰縣界入于黃河淮南子曰渭之水多力供漕運輓引天下之舟委輸並去聲委積轉輸也漢書音義曰謂輸送委積者天府之國財物所聚也

書法

書賜姓何讖也始亂宗廟矣書賜姓始此自是至唐賜姓賜名不可勝書矣終綱目書賜姓三妻敬仲李正己張茂昭世勳皇甫玄正朱全忠書賜名五楊國忠李贊華不書賜書削奪姓名者三李茂貞不書賜姓名者一李紹真等

張良謝病辟穀

良素多病入關即辭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矣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同馬公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也故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僊之爲虛誕矣然則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進陰誅夷蕭何繫獄非汉覆盛業而不止邪故子房托於神僊遺棄外物所謂明哲保身者與楊子曰子房之志爲韓報讎而已其事高不遂其心固未嘗一日而忘秦也汉爲奮匹夫之勇汉僥倖於一旦不若陰求天下之豪傑而徐圖之及得沛公而知其足汉濟吾事也於是委身從之教汉遂滅秦之計及事之濟則去漢歸韓而但教汉以絕機道至於定三秦討項氏之策則無一言及之豈其智之不及哉其心固將輔韓成汉馳騁於中原而不欲漢王之東也及成爲項羽所殺則韓之子孫無若成之賢者而子房之志無所復伸矣然羽之讎不可汉不報而欲報羽則非漢又不足資汉成功也於是不得已復西汉再致吾復讎之志使漢事得成而吾責亦塞然後自託於神僊之說汉以遂其不欲仕漢之本心焉此子房之智謀節義所汉遠過於人而自漢至今千有餘年未有能窺之者惟子程子蓋嘗言之又汉爲子房進退從容有儒者之風非高祖之能用子房實子房能用高祖其可謂知子房矣抑高祖之任子房蓋亦不足汉盡子房之術云

集覽

通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隱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矣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同馬公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也故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僊之爲虛誕矣然則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進陰誅夷蕭何繫獄非汉覆盛業而不止邪故子房托於神僊遺棄外物所謂明哲保身者與楊子曰子房之志爲韓報讎而已其事高不遂其心固未嘗一日而忘秦也汉爲奮匹夫之勇汉僥倖於一旦不若陰求天下之豪傑而徐圖之及得沛公而知其足汉濟吾事也於是委身從之教汉遂滅秦之計及事之濟則去漢歸韓而但教汉以絕機道至於定三秦討項氏之策則無一言

集覽

通引不食穀服食導引之事熊經鳥預引接要體動諸關節汉求難老韓成成韓王名子程子謂伊川也朱文公稱周程特曰子周子公羊傳子沈子子公羊子子司馬子柯休注加子

姓上名其爲師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上文公於周程蓋師尊之也

書法　書謝病有之公於書辟穀何爲惠六年書卒張本也此書辟穀後書卒綱旨之意微矣

六月赦

秋七月燕王臧荼反帝自將擊虜之

並盧綰爲燕王

綰家與上同里開綰生又與上同日故特王之

賈實　統志云盧綰豐人

書法　帝自起兵身親其間多矣不書自將此書自將何既即帝位也書自將始此終綱目

書自將三十八是年武建武二十三年丙寅宋主又魏主庚寅

庚戌魏主齊丁丑魏主已卯魏主陳庚戌蘭鄉主隋大業七年九年五代辛未蜀主辛已晉主丙申唐主甲辰晉主知遠辛亥壬子甲寅主再書乙已晉主丁未晉主征二晉明帝大寧二唐貞觀十八書奉帝奏其主四後主延熹二十晉惠大安二年再書永興元年

趙王張耳卒

子敖嗣敖尚帝長女魯元公主爲后

故楚將利幾反帝自將擊破之

書法　凡書故將子義也此其亡反何惡楚也綱目利幾晉惡永興二成都故將公師藩元帝大興三晉主保故將陳安載帝永和六故趙將麻秋又張寶慶唐初辛已竇建德

惟利幾以楚將書

庚子

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

陽赦爲淮陰侯

楚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上書告信反者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坑豎子耳帝默然又問陳平平曰人言信反信知之乎上曰不知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諸將用兵有能過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如此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僞遊雲夢之西界信聞天子以會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而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爲然乃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

隨以行信聞之疑懼時項王故將鍾離昧亡歸信漢詔信捕之或說信斬昧以獻及上至陳信特赦首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遂械繫以歸因赦天下田肯賀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數百里持戟百萬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至洛陽赦信封淮陰侯信知帝畏惡其能多辯數稱述蓋與鋒灌等列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乃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集覽

詒秦中謂定都關中也如淳曰時山東人多關中爲秦中

形勝之國張晏曰秦地被山帶河得形勢之勝便韋昭曰地形險固故能勝人也建號水如淳曰建水斜也居高屋之上而翻號水譬其向下之勢易濁河之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鄃屬趙故曰限南海之利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踰河即也旁跌出者橫在齊北故齊鄃賦云海旁出爲勃因名勃海鄃有益魚之利多多益善本傳作多多益辦

書法

發明

書執以歸執無罪也

韓信之國人告其反綱目不以反書是信未嘗有反謀也書執信以歸而不書其所執之由是信無反故見執也然則赦之爲矣不知所赦何罪哉僞游雲夢會矣於陳甘爲詐誘之事前以詐和而執信籍後以詐遊而執信籍不滅則漢不能以一統信不執則漢不可以安挽論

其謀則深矣語其功則高矣進之王者之事則未也此漢氏之所以雜霸矣

始剖符封功臣爲徹矣

始封功臣鄧矣蕭何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徒言張良亦無戰鬬功帝使自擇三萬戶天以臣揆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爲留侯封陳平爲戶牖矣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子何謂乎曰鄧音贊今光化縣屬荊州非沛國也沛之鄧音祚柯反孫檢

擇下有齊字

集覽 鄧侯 文穎曰南陽鄧軍是蕭何本傳注贊曰

曰有二縣音宇多訂亂案茂陵中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贊令多呼嶸嶸舊宇作廊今皆作鄭所由亂也史記注索隱曰蕭何所封沛之鄭音贊後其子孫有此異耳發縱指示師古曰發縱解紳而縱放之指示以手指示之也史記縱作蹤注謂發其蹤跡指而示之也孔叡父曰縱音子用反非也當知周禮有迹人凡田獵者受令焉注令謂時與處也下邳地理志東海郡下邳縣正義曰泗水邑應劭曰邳在魯國薛縣後疵此故此戶牖索隱曰秦時戶牖云下邳張良遇黃石於此戶牖鄉在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昏故城在汴州陳留東北九十里

秦正月立從兄賈爲荊王弟交爲楚王兄喜爲代王子肥爲齊王

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分地爲三國以淮東五十三縣立從兄將軍賈爲荊王以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爲楚王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爲代王以膠東膠西臨菑博陽城陽凡七十三縣立微時外婦之子肥爲齊王胡氏曰先王經世之法至秦盡矣漢祖勃興既定四海則宜命大臣求遺賢講王制首復井田之法是時距秦未遠經界溝洫必尚可考大本一正于以分土而封國則遠邇大小各得其宜而二帝三王公天下之心復傳矣高帝不能藉古割地無法封三燕孳分天下半荊簡一時流患於後帝之智慮不及此而良平諸臣亦無爲之謀者豈王澤當熄天不啓其衷邪嗚呼惜哉

以曹參爲齊相國

參之至齊盡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

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焉

【集覽】

【傳】後太史公曰蓋公索隱曰蓋公古閩反史不記名史記樂毅號曰河上丈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敬樂瑕公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

【賢】一統志云蓋公膠西人善治黃老言曹參爲齊相使人召問之對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用其言齊國大治

【書法】書齊相何緑善治也誤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

更以太原郡爲韓國徙韓王信王之

上以信材武所王皆天下勁兵處乃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爲韓國徙信王之以備胡都晉陽信以國破遷晉陽去塞遠

【集覽】馬邑搜神記云昔秦人築城於武州塞城將城而崩者數百人其餘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謀反耳上曰何故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平生所仇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數嘗窘辱我留

者數矣忽有馬馳走周旋父老異之因依而築焉乃不崩故名馬邑括地志云在鴈門郡今朔州善陽去塞遠

【貫】一統志云秦之縣名漢屬鴈門郡北齊廢

【集覽】馬邑搜神記云昔秦人築城於武州塞城將城而崩者初郡廢改縣省入鄯陽縣隋軍城置馬邑縣建中間嘗徙治置寰州及寰清縣遂罷馬邑縣存

【貫】一統志云秦之縣名漢屬鴈門郡北齊廢隋初郡廢改縣省入鄯陽縣大同府

封雍齒爲什方矣

【考異】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謀反耳上曰何故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平生所仇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數嘗窘辱我留

【貫】一統志云秦之縣名漢屬鴈門郡北齊廢隋初郡廢改縣省入鄯陽縣大同府

疾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乃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司馬公曰張良為高帝畫天下之策蓋以高帝數用愛憎行誅賞羣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猜懼可謂善諫矣阿私

羣覽

什方高祖功臣表作什邡如淳曰音什方索隱曰汁又如字蕭縣屬廣漢郡今漢州縣觖望猶言怨望也如淳曰觖缺也不滿所望而怨耳

詔定元功位次賜丞相何劒履上殿入朝不趨

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曹參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進曰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王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何帶劒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對揚稱制詔跳音凋

羣覽　賢貴

千秋為安平侯

羣覽

跳身遁跳出身

漢舊縣名屬涿郡東漢屬安平國晉泰始二年改屬博陵郡隋置深州後省州次置深縣屬博陵郡唐又置深州五代宋金皆因之元改曰南平州中統初為安平縣屬晉州本朝因之改屬真定府

書法

此殊禮也綱目備書者四蕭何董卓曹操劉裕惟蕭何得書錫嘏之也稱殊禮者四梁冀會諸王昱蕭望之道成高王淵惟梁冀會稽王昱書加書不名者二司馬昭兄不書賜冀加者皆惜而已矣

帝歸櫟陽

羣覽

（櫟陽注見周顯王八年）

夏五月尊太公爲太上皇

上五日一朝太公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而使威重不行乎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乃詔尊太公爲太上皇賜家令金五百斤

【集覽】家令掌太公家事倉穀飲食擁篲迎門卻行擁持也篲掃帚也卻退也

【書法】帝既即皇帝位矣父猶稱曰太公其尊卑之分慢矣帝曰謂出迎於門爲之掃地以示敬也

上皇之號帝之尊親反後於始皇矣始皇更號曰皇帝即追尊莊襄爲太上皇無臣故也

秋匈奴寇邊圍馬邑韓王信叛與連兵

初匈奴冒頓既殺秦北徙又東滅東胡而西擊走月氏并樓煩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復蒙恬所奪秦故地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至是圍韓王信於馬邑信使使謂冒頓欲得頓曼單于之名素厭曰冒頓曼單于安在冒頓曰音墨特或如字下同匈奴單于號冒頓父曰匈奴中皇后號閼氏耳顏便以皇后號劉氏舊音胭支師古注閼氏舊音焉支作烟支(燕支地名在今甘肅山丹縣東南)非是焉燕支地名在今甘肅山丹縣東南)非是焉燕支地名在今甘肅山丹縣東南)非是焉

驅而走之也月氏西域國初在祁連西安息東後爲匈奴擊破遂分爲兩種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嬀水北者爲大月氏其餘小衆保南山羌者號小月氏去陽關幾萬里正義曰氐音支字或作支括地志云涼甘肅延沙等州本月氏地并去聲兼而有之也劉敞傳敞按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張晏曰白羊匈奴別種與樓煩胡皆在郡之河南河南者朔方郡之河南也舊並匈奴地今亦謂之新秦中又樓煩注見周赧王八年控弦之士能滿引弓弩者

正誤 按走月氏集覽走去聲○今按走如字言月氏被擊而走去其國也

今博士叔孫通起朝儀

貲 一統志云叔孫通薛人

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夫儒者

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爲之

集覽 雜之若貞觀需若循爾次也言故乃貞觀酳之儒綿蕞徐如淳曰綿謂置設綿索爲習肄處蕞謂以茅翦植地爲纂位尊卑之次韋昭曰引又左右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月餘言於上曰可試觀矣上

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羣臣習肄

集覽 若貞觀需若循爾次也言故乃貞觀酳之儒綿蕞徐如淳曰綿謂置設綿索爲習肄處蕞謂以茅翦植地爲纂位尊卑之次韋昭曰引又左右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月餘言於上曰可試觀矣上

會東茅以表位曰蕞或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義其中

辛丑　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朝賀置酒

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先平明謁者治禮以次引入殿門陳東西鄉衛官侠陛及羅立廷中皆執兵張旗幟於是皇帝傳警出房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振恐肅敬禮畢置法酒諸侍坐者皆伏抑首以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

秦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

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上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太常

初秦悉內六國禮儀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

制禮頗有所增損大抵皆襲秦故叢書後復鮮

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講

書法　稱朝儀何經實也終綱目書修定儀禮十一是年叔孫通章帝元和三曹褒甲申魏晉已未西魏制禮樂乙己隋五禮開元十四張說成午周儀衛貞觀十一新禮顯慶三年新

荀顗壬辰梁五禮大業二年儀

實嚴耕桑封禪儀衛不與焉

民臣莫有言者焉司馬公曰禮之爲用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尊卑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賓服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夫以高祖之明達誠得大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爲天下其功烈豈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孫生之爲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以諂於二世俗取寵遂使先王之禮淪沒不振以迄于今豈不痛甚矣哉是以揚子譏之曰昔者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召先生於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迹將以自用也如委已迹諸侯而從人雖有規矩而用之夫大儒者惡肯毀其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哉

集覽

謁者百官表謁者掌賓贊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有僕射秩比千石師古曰謁者屬大長秋主報中章天子出則前導威儀陳東西鄉叔孫通導功

臣列矣諸將軍軍吏以下陳東方西鄉衛官俠陛陛數百人注俠與俠同陛升殿之階傳警出蹕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衛握者稱警是也置法酒師古曰法酒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也文穎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入置酒矣索隱曰法者進止有禮也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臣百拜終日宴不爲亂也太常注見明帝永平二年襲秦故襲因也因襲秦時故事臧於理官法家藝文志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

書法　宮未有書成者此其書成何三年而後成也故漢長樂宮成皆久而後成隋仁壽書成唐蓬萊書成者也終綱目書宮成四是年長樂書成隋三蓬萊宮惟晉新宮非久辭

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信亡走匈奴白士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利收信兵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騎與王黃等南至晉陽漢擊之輒敗走已復屯聚漢兵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上聞冒頓居代谷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未還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奇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時兵已業行上怒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冀兵中外不得相救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間厚遺閼氏冒頓乃解圍去漢亦罷兵歸

斬前使十輩敖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封為建信侯更封出奇計輒平為曲逆侯平從帝征伐凡六益封邑焉

集覽

在上郡張晏曰上郡有白土縣

地志云白土故城在又云延緩三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因名白土

也曼音萬師古曰曼位卑姓臣其名本一姓也語有急緩耳徐廣曰曼一作窮左右賢王匈奴官號也有左右安左賢王以次當為單于但見見形甸反露也下見所長見短並同音竟

注見周赧王五十五年

業謂矢事已行矣齊慶妻歎齊人也故云廣武地理志屬平城縣括地志云故城在代州鴈門郡平城縣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白登臺在焉李穆叔趙百餘人方十餘里即

白登也陳平秘計應劭曰平使畫工圖美女閼氏見畏女如此今皇帝困阨欲獻之閼氏恐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欲出獻之功臣頌曲逆宏達好謀能深注曲區句反遇音遇程大昌演繁露云陳平封曲逆疾讀曲逆如去聲遇非也案地理志中山國曲逆縣因濡水至城北曲而西流因名曲逆章帝諱其名改曰蒲陰則曲逆當如字讀不當借音也括地志云定州北平縣東南十五里蒲陰故城是六出奇計請捐金行反間也汉惡草具進楚使二也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滎陽圍三也疑足請封齊王信四也請為遊雲夢縛信五也今解白登之圍六也

集覽

一統志云廣武在代州西一十五里平城之東漢舊縣名故城在大同府城東

屬鴈門郡漢仍舊晉廢之

五里百登山名在大同府城東七里上有白登臺即匈奴冒頓單于圍漢高帝處曲逆秦之縣名漢改爲北平縣屬中山國後魏屬北平郡北齊省隋初復置屬定州唐改爲燕縣五代時唐改爲燕平縣後復曰北平屬易州宋屬定州隆北平軍金改爲永平縣屬中山府復隆完州元復改爲永平縣屬保定府完州朝改爲完縣屬保定府

書法 高帝自將五書擊者四臧荼利幾輩比也故高帝之世反者多書擊惟韓王信盧綰已所扶立則書討綱目之權衡審矣然則楚圍灌王於滎陽也直書曰圍漢王此其曰被圍平城何不以外加內也若隋煬逆賊則書曰始畢圍之矣大業十一年是故明內外之分則高帝書曰被圍正上下之義則劉虞書曰見殺獻初平四

十二月還至趙

上還過趙趙王敖執子壻禮甚卑上箕踞慢罵之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曰吾王孱王也乃詬王請殺之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先人亡國賴帝得復德流子孫秋亳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高等相謂曰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何誇王爲事成歸王事敗則獨身坐耳

書法 至危之也

匈奴冒頓代王喜棄國自歸立子如意爲代王

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民產子復勿事二歲

罪耐應劭曰耐音而罪不至髡但鬄其頰毛而已
【覽】蘇林曰諸法度字皆從寸宋祁曰耐無而音如淳曰耐任也任其事也罰作二歲刑已上爲耐言任罪不至髡之事一歲刑爲耐素隱曰後改此祁字音若能
代反

【書法】二事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何嘉詳刑且志仁政也綱目恤刑之政書令奏請
議議者八是年十二年十六年十二年景帝中元五年戊辰元年開皇
民產子復勿事事章帝書詔賜
民胎養穀元和二年四年十六年此書令
皆仁政也

二月帝至長安始定徙都

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曰天下匈匈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遂自櫟陽徙都之司馬公曰王者以仁義爲麗道德爲美未聞其以宮室填服天下也天下未定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急而顧以宮室爲先豈可謂之知所務哉昔禹卑宮室而禁爲傾宮創業垂統之君誠行節儉以訓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奢靡況示之以侈矣孝武率以宮室罷敝天下未必不由斯漸

【集覽】未央宮在故城中名未央者取詩夜未央勤政之義也
【賢實】一統志云未央宮在西安府西北一十四里漢高帝所建內有東闕北闕前殿武庫遺址尚存

【書法】治長樂宮書書矣於是治未央宮則曷爲不書書過度也故譏之其譏之何不以未央爲賢相
累也

置宗正官○夏四月帝如洛陽

八年冬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

○謹按凡例曰凡正統用兵於臣子之僭叛者曰征曰討後倣此

上東擊韓王信餘寇過柏人貫高等壁人於廁中上欲溺柏人縣心動而去

東垣地理志河東東垣縣漢高改曰真定括地志云趙之東邑在今常山城是柏人括地志云故柏人縣西北十二里後改名堯山壁人於廁壁之中以刺高帝張晏曰鑿壁空之令人止其中

秦因之漢改為真定縣屬常山郡故城在真定府真定縣柏人春秋時晉邑名戰國時屬趙漢為縣屬趙國後魏改曰柏仁隋屬邢州唐初於縣置東龍州後州廢還屬趙州後改屬邢州又改堯山縣宋金元為唐山縣屬邢州元初省入內丘縣尋復置今屬順德路

十二月還宮○春三月令賈人母得衣錦繡綺穀縑紵

九年冬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

約罷操兵乘馬

匈奴數苦北邊上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敬曰兵不可以仁義說而教之相違也帝王之御夷狄服則羈縻之以誠教則震之以威未

聞與爲（殺）父妻母（殺讀曰弒）之父名頡（集覽）曼以婚姻也（集覽）
（家人）庶人家之女子（正誤）（家人）漢書別外臧傳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
侯王降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集覽）焦竑曰庶人家之女子○今按
視有秩斗食云乃宮人名號也

（書法）書謹始也自帝劍有此舉而後中國失其
尊矣特書結和親一（甲戌魏請和親）和親終綱目舍是無書結者矣

六乞和親（光武建武二十八）莫善於乞和親
莫不善於結和親

而書結和親四（詳文帝六）求和親三（詳文帝
詳惠帝三）及和親六（詳高帝）與和親一

十一月徙齊楚大族豪傑於關中

劉敬言匈奴河南地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
日一夜可以至秦中且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
昭屈景莫能與今關中少民北近匈奴東有彊齊
一日有變陛下未得高枕而卧也願徙六國後及

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有變率以東伐
此彊本弱末之術也於是徙昭屈景懷田氏及豪
傑於關中與利田（集覽）（昭屈景楚三大姓懷田齊
宅凡十餘萬口

利之處不
征徭也

春正月趙王敖廢徙代王如意爲趙王

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於是逮捕趙王敖及
諸反者（認家敢從者族）趙午等皆自剄劉高獨怒罵曰
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鑾車膠致詣長安郎
中田叔客孟舒皆自髡鉗爲王家奴以從高對獄
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榜笞刺劃身無可擊者
終不復言迸爲（尉）以開上曰壯士誰知者泄公曰臣
素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
公持節往問之曰趙王果有謀不高曰吾三族皆
以論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具道
所以王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敖廢爲宣平侯而

從如意王趙上賢高祖
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
篡弒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亢遂死上召
叔等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盡拜守相荀悅
曰貫高小亮不塞大節也司馬公曰高帝驕以失臣貫
大居正罪無赦可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
高狠以亡君使赦失國者高之罪也

集覽 上變告變告者謂非常之
過也使赦失國者高謀逆者帝之
事斥言反背也逮捕之貢父曰逮者其人在而直追取之捕者其
人亡當討捕之故有義也誰白王白謂別白也辯明之義轞車
送詣也正義曰車上著板四周如檻形載囚其中
令無所見縢密不得開送詣京師榜笞刺劉伯
莊曰榜音彭亦笞也漢書作刺
正義曰泄音薛史有泄私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為
辭侵猶言輕也史記張耳陳

餘傳後太史公曰耳餘始君約時相然信以死
顧問所在貧賤時然諾相信雖死不
顧也灌夫傳好任俠必使副其前言也孫策謂太史慈其心秉道義重
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亡不相負即此仰絕亢仰
頭而亢斷絕史記亢作肮肮高昭曰肮咽也蘇林曰
頸大脉也俗所謂胡脉音下即反蕭該音下浪反

集覽 侵猶輕也○今按侵為然諾集覽不侵為

侵猶過也

書法 於是貫高謀逆則曷為不書諱之也貫高
之謀帝之疑實孤之然則書趙王敖廢何
權不足也帝之至尊敖甚基棄是矣高有反
謀為敖者誅之可也執而歸之天子可也而徒
隱忍不從以為其辱也自取之而已凡廢之辭
二廢某王某者無譏之辭也某王某廢者有罪
之辭也

甲辰 夏六月晦日食○以蕭何爲相國

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葬萬年令諸侯王國皆立廟

書法 書皆立廟何譏非古也自是惠帝於高祖孝景於太宗孝宣於世宗遂爲故常矣於是通鑑不書綱目皆書之

以周昌爲趙相趙堯爲御史大夫

定陶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呂后年長益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己常留之長安欲廢太子而立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聞之竢謝昌曰微君太子幾

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爲趙王置貴強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上問其人堯以昌對上乃以昌相趙而堯代爲御史大夫楊氏曰以高帝之明倦倦於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堯之策可謂以金注也且呂氏以堅忍之資濟之以深慈積怒其欲甘心於如意也又安得不難以口舌爭也觀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皆以上侮嫚士故遁匿山中義不爲漢民然上高此四人今太子爲書甲詞安車固請其來來以爲賓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使建成矣呂釋之彊要留矣畫計留矣曰此人至客建成矣家

集覽 期期 秦同以金注悲子以毫注者巧以

鉤注者惲以黃金注者
作殞音昏說文殞歿也
射也射而賭物曰注玉
此注字言以死爲注則
注則已有顧惜之意以
殞矣東園公綺里季夏
黃公角里先生漢書音義
曰東綺夏角四姓也角
曰案陳晉志東園公姓
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
角里先生河內軹人秦
京師號曰覇上先生一
綠里皆王劭據崔氏周
為此說

正誤

期期集覽口吃故疊語○今按劭說
也綺里季夏一人也黃
有黃綺終辭漢之句則
志云周昌沛人苛之弟
卿高帝封呂釋之即此
東漢皆之故城在河間府
縣東南三十里

考異

按征伐例回
凡正統用兵

九月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擊之於臣子之諸叛者曰征
於敵曰擊注云征討如漢高
祖於韓王信之類據七年
書帝自將討韓王信而此
國陳豨皆不書討然信豨
後皆書誅此必誤書擊耳
初上以陽夏侯陳豨爲
慕魏無忌之養士及告歸
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
乘周昌求見上言豨賓
上令人覆案豨客諸不
上自擊之至邯鄲喜曰
吾知其無能爲矣昌奏
上曰守尉反亦對曰不
選趙壯士可將者皆兒
右諫曰封此何功上曰
吾徵天下兵未至今獨
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
非汝所知趙代地皆豨有
兒四人封各千戶以爲將左

六不以慰趙子弟又聞
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
陳豨許豈反阻漳水
漳蔡氏傳曰地志漳水
谷今平定軍榮平縣少
長子縣廉谷山今潞州長
東至鄴與清漳合白見
曰於天子而居見
太原府樂平縣之沾扇
之梁榆水謂之清漳水
亞里交漳村又東流百
德府林縣界合清漳水
謂之交漳水

十一年冬破豨軍春正月
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提要后上有皇字據晉永康元年書皇后殺故太子通唐乾封元年書皇后殺其從兄武惟良

冬太尉周勃道太原入代地陳豨軍敗淮陰侯信舍人弟上變告陳豨前適趙代過辭信信辟左右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畔陛下必不信再至則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豨曰謹奉教今信陰與豨通謀欲與家臣夜詐赦諸官徒奴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報未發呂后與蕭何謀詐言豨已得死給信入賀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遂夷三族司馬公曰韓信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仵趙脅燕擊齊滅楚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其功也觀其距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陷悖逆夫以盧綰王燕而信乃為列侯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雖然信滅齊不報而自王期共攻楚而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則信復何恃哉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

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定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胡氏曰功過當相準信功不可忘也迎陳之禮可以贖自王之釁拒徼之意可以免失期之罪未有反計則當戾以次國逆謀既露猶當宥其子孫如此則漢祖於記信之功討信之罪各盡其道而無負矣

集覽 道太原韋昭曰道從也太原古并州也禹貢既修太原注今河東太原府是徐才宗國都城記太原在古冀州太行恒山西舍人弟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也舍人弟謝公著嘗獲罪於韓信信欲殺之辟左右辟必卻反除也

正誤 信辟左右集覽辟必卻切○今按辟音闢猶屏去也如孟子行辟人之辟

書法 凡書殺殺無罪也信與猾通則謀反矣不書何諱之也為諱之信之反帝激之也

帝之奪信王非其罪也於是帝未還都而殺之而夷之甚矣故序書后殺

發明 信至是實有反謀矣然猶不以反書又不書其有罪乃書反謀殺而不去其爵者信有寵天下之功受封未幾無故見執快快無聊之心不言可知非信素有反心也網目於此削而不書亦所以原其本心云爾漢氏之興德信未孚於天下既以詐而執大功之臣又以詐而殺之人誰不自疑哉叛者遂起夫何惟耶網目備書夷三族之實非予其討有罪也乃所以惡漢云爾世豈有人之無罪夷其三族而可以君天下者哉書漢王越夷三族亦慘

韓王信伏誅

帝還至洛陽

上還聞韓信言恨不用蒯徹計乃詔捕徹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陛下不用臣計真如用

置猶舍也又赦也

臣計陛下安得而兎之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且當是時臣獨知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耶上曰置之

秦失其鹿一言秦無道遂失其國如虞人之失鹿以鹿喻帝位也

立子恒爲代王○赦

二月立王侯朝獻郡國口賦法

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爲獻民疾之今諸侯王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集覽曰率字屬下句言大率也

詔郡國求遺賢

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賴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豈能豈特古之人乎

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矣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諸侯王都守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之覺勸自爲其駕車而遣之覺免爲句謂覺發者免其官

書法　書求遺賢向美急賢也入綱目二百餘事於是而舉賢良舉直言皆帝啓之矣故通鑑未書綱目特書之

梁王越廢徙蜀三月殺之夷三族

上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往則爲禽不如遂反王從之上使使掩梁王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論

如法殺爲庶人傳處蜀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王爲呂后淖酒自言無罪后與俱至洛陽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上乃令人告越復謀反夷三族梟首洛陽下詔曰欲烹之布曰方上之困彭城而哭之史捕以聞上以苛小案布使於齊逐奏事頭下祠敗榮陽也王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該下之天下已定而陛下以苛小案敗彭王頃氏不亡誅臧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於是上乃釋布拜爲薊尉

覽傳 處蜀傳株懿反驛轉轉相傳也處之於蜀郡

書法 善梁王越廢罪之權不足也然則何以復書殺甚殺之者也廢之可也殺之夷三族甚矣

五月立故秦南海尉趙佗爲南粵王

初秦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秦爲無道天下苦之聞陳勝等作亂天下未知所安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絕道聚兵誅秦吏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粵武王至是詔立以爲南粵王使使和集百越無爲南陲通使使和集百越無爲南陲之患害賈至佗雖結箕倨見之賈曰足下中國人親戚墳墓皆在真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項羽倍約王諸侯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所建也王不勤天

行例曰還曰帝還宮注曰間無異事則不書帝此年正月洛陽之下有立子恒怀友爲王立王庾朝獻郡國曰賦法詔郡國求遺賢梁王廢徙蜀則間有異事矣而不書帝不書帝列本漏也

五月立故秦南粵王趙佗爲南粵王

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使授王印綬剖符通使往宜郊迎比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衆夷威宗族使一偏將將千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佗乃蹻然起坐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留賈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今我日聞所不聞賜所不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憙色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咸敗之國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集覽

囂秦始皇畧陸梁地以爲南海尉林象郡尉秦官也時任囂爲之案十三州記大郡曰守小郡曰尉

囂五刀反龍川今趙佗一師古曰南海郡龍川縣今循州是秦時趙佗爲龍川令後爲南海尉故稱曰尉佗佗徙河反番禺文頴曰番禺南海郡理邑今廣州番禺縣其地有番山禺山因名焉廣州記番山在番禺縣番音潘又音婆禺音遇反禺魚容反被佗書句絕韋昭曰被之以書也音光被四表之被移撽絕道移撽本傳作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案所謂絕道即先任囂所欲絕之新道也蘇林曰新道者秦所通越道南粵王粵通作越正義曰都廣州南海縣雕今兵士雕頭結索隱曰雕傳追反結音計謂爲髻雕結二字依字讀之亦通耳人俗本被髮今剪之故字從結案同其風俗但雕其髮而結之以厭衝較輕重低昂也崔浩曰抗對也衡車轅上橫木言兩衡相對拒率不相避下也屈彊屈其勿反屈彊者彊梁梗戾不柔服也鄒誕陸德明曰縣其月反鄭玄音居遇反

帝有疾

帝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十餘日舞陽侯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枕(句絕)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集覽(排闥排推開也閽宮中小門)

憊(步拜反)羸困也(顧獨與一宦者枕句絕)顧反也獨枕一宦官臥而謝絕大臣(趙高之事)秦皇崩時獨趙高與幸宦五六人知之高遂詐爲詔賜長子扶蘇死

考異(此與韓王信)例同據後書誅布則擊字亦當作討(餘寇及陳豨)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帝自將擊之

立子長爲淮南王布擊殺荊王賈又敗楚軍遂引兵西

行急遽貌記子夏疏憊而起(索中裝索隱曰謂以珠寶裝囊入橐橐中)貫時時前說賴詩書時時非一時也每於上前說論(稱道詩書)乃公高祖自謂也(新語)以高祖素未嘗開此言故口新語太史公曰余讀陸生新語固當世之辯士也(正誤)今按被佗書集覽被之以書○被佗被加也加於其身也

貫實(一統志云)龍川秦之縣名漢屬南海郡有龍穿地而出即穴流泉因名隋初省入河源縣歸善縣天授初置雷鄉縣後復置唐真觀初省入博羅縣改曰龍川縣徙循州治此宋宣和中改縣曰雷鄉縣(楚人親戚墳墓)按趙佗先塚在真定府藁鹿縣舊石邑城北一十三里真定漢初縣名屬常山郡隋廢入鼓城縣周恒山郡治此隋郡廢入真定分置常山縣隸恒州大業間省常山入真定屬恒山郡唐改真定曰中山神龍初復名真定(路並絕此)本朝因之爲真定府治仍屬焉

初淮陰侯死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布見醢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中大夫賁赫得罪於布乘傳詣長安上變言布謀反布遂族赫家發兵反上召有喘上繫赫使人驗之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爾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高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何謂也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此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皆爲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時上有疾欲使太子擊布留侯所召四人者說呂釋之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也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后如其言於是上自將而東留侯病自強起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顧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卧而傳之時扶孫通已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發關中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爲皇太子衛軍霸上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厭兵必不能來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東擊荆王賈走死擊楚楚與戰徐僮間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果敗布遂引兵西

集覽

醢其肉　縣布傳注反者被誅爲醢

賁赫　姓名　賁音肥　有喘上文往年殺韓信

句絶端緒也　猶言有由前年殺韓信上文往年殺彭越前年同也　文相避爾歸重於越地　驪山之徒　布初坐法黥驪山之徒等夷　故舊等輩夷傷也　徐僮縣　春秋僖三年徐人取

舒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猪地志云徐即徐城大徐城在四州徐城北四十里古徐國也僮在下邳今泗州是也自戰其地爲散地孫子兵法九地曰云云林牧之注云士卒近家進無必死之心退有歸役之地魏武帝曰卒之徐子國也東漢省之故城在鳳陽府泗州北五十里僮漢之縣名屬臨淮郡三國吳省之故城在鳳陽府虹縣東北七十里

發明　布既書反乃不書討而書擊之布有功於漢因事自疑漢亦有以致之故其書法如此然陳豨非布之比反亦書擊何耶相國任一國之寄不擇人才乃以辜臣居之小人寵過其分卒貽叛逆故綱目雖書其反而皆不予其討此固澄源正本之論也一字之間其嚴乎哉

十二年冬十月帝破布軍於蘄西布亡走長沙王臣

誘而誅之

上與布兵遇於蘄西布兵精甚上望其陳如項籍軍惡之遥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爾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江南長沙王臣使人誘與走越殺之

書法　凡書誘譏也此其書誘何前書反此書誅則罪人也無嫌於誘矣書長沙王臣子其功也終綱目書誘誅者正名定罪并書誘殺十餘帝元二年元和十四年王二是年元和十四年王

發明　英布之死前史皆以殺書至綱目始筆其前此書布誅遂定其罪於後布亦何得而辭哉信越無罪則書以殺布實有罪則書其誅故雖三人同功一體至其罪有無不可槩論非綱目剔異而書之幾於渭不分矣

帝還過沛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

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諸母子弟佐酒道舊故爲笑樂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於是起舞慨傷悽愴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千秋萬歲後吾魂魄猶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

集覽 道舊故說故舊時事擊筑筑似琴而大頭以竹擊之故名筑師古曰今筑形似瑟而小細頸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記謂復除其賦役世世無所干預

賈 一統志云沛宮在徐州沛縣治東南即漢高祖置酒宴沛父老處

太尉周勃誅陳豨定代地

立兄子濞爲吳王

集覽 濞劉仲之子瞍庚曰濞普懿反索隱曰濞字也音必利反

更以荆爲吳國濞喜之子也

正義曰年表云濞都吳其實在江都

書法 劉仲喜

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書法 書祠孔子何嘉重道也書祠孔子多矣未有書所以者重嘉之也自坑焚

書法 特書也其特書何譏也以爲君天下而能一邑也自帝有此書帝後光武書復春陵書法 復南頓玄宗亦書復潞州皆帝啓之也而世世無有所與又甚矣建武六年十九年開元十一年

禍烈吾道幾墜帝以不事詩書之資方破布而歸適然過魯乃能動念及此至此太牢祀焉帝亦有大過人者自始特書美之終和二年朱庚寅終元嘉四百年吾道之重實自此始書孔子五是年章帝元年釋奠二高子周祖皆帝以太牢者二是年發之也祠書于武德七大曆元謁祠拜墓一千

發明

自堯舜禹湯文武既沒天生孔子爲萬代仁義禮樂之宗主生民之類不至糜爛絕滅賴主壽乙亥魏主宏唐乾封戊寅主持之功用也自秦燔詩書坑學工天下大亂其禍至於陳項極矣漢高之興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嫚罵腐冠其視儒道不啻拋擲之不相入然過魯祠孔子乃見於兵戈間而泯沒者漢民四百年基業在於此自是而後儒道稍稍振興人心自有不可得而泯沒者漢治終於二之緒餘而精微躰用未之明也雖然吾道在天地間如一元之氣周流磅礴不存不以秦而泯不以漢而興時哉時哉其功用之大振而起之則聖人君世主苟能知此緩來動和之效帝王時雍逈邁之治可復見於天下矣惜乎漢人不足以語此

遂還宮

上還長安疾益甚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辭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國亂數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蘇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苟以天下爲戲乎上詳許之四人著冠甚偉上悟問之四人前對

各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
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羞
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
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泰耳上曰
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者出上召戚夫人指視
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
戚夫人泣上起罷酒遂不易太子留侯本招此四
人之力也胡氏曰善乎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
而彊聒不後事而失幾不問則不言言則必當其
可故聽之易而用之不難也至於招致四人以安
太子則其績充偉而已有此是子房爲子植黨以
拒父也夫高祖之雄傑當
豈四叟所能抗而大臣力諫之彊豈不賢於四叟
之助嗚呼是未知春秋深許首止之盟而易有納
約自牖之象也故今特
據舊史復詳載其事云
集晉獻公以驪姬故廢
太子申生而立之
晉獻公欲廢申生而立奚齊公欲廢申生奚齊公
乃誅其傅申生自殺不蚤定也不早定太子之位後以諫
生公伐驪戎得驪姬姬
於公驪姬預置毒詐申公
寧姬止之曰宜試之
與夫夫死與小臣小臣死申
生聞之懼奔新城公
使蘇扶蘇始皇長子也不早定太子之位後以諫
坑儒獲罪使監蒙恬軍於上郡始皇崩趙高乃詐
爲遺詔賜扶蘇死詳
天下篇上說下教雖
汪踳彊賊其耳而語
彊上聲失幾易繫辭
作不俟終日深許首
于首止汪周惠王以
子帶故齊桓帥諸侯
霸翼戴天子故春秋
郡襄邑東南有首鄉
牖易習坎六四爻文
之道牖開通之義室
牖言自通明之處以
蔽有所通所蔽者暗
處而告之求信則易
也故云納約自牖自古能諫

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許直彊勁者率多取忤而溫良明辯者其說多行且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非不明也如其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及天下之士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

下相國何廷尉獄數日赦出之

蕭何以長安地陋上林中多空地棄請令民得入田毋收藁爲禽獸食上大怒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上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爲之請吾宛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者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

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相國一撮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守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帝不懌即赦出之何年老素恭謹入侍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我不啻自取賢相爲賢相請苑吾不許我不啻自取賢相跣謝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爲賢相多受賈豎金爲民請苑以自媚於我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地損棄無用王衛尉曰陛下固已下之吏矣乃復以小民上聞是重陛下以不明聞也且陛下距楚數歲所在輒有山東大事陛下輒與關以西守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守關中抗其間以自奉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帝不懌即赦出之何年老素恭謹入侍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我不啻自取

三公坐而論道宰相代天理物明明穆穆

夙夜大子交相唯諾於一堂之上
若也皐夔稷契有都俞吁咈伊傅周召有
誥命而無戒飭皐伊諸公不可人得而世有
居其位任其職則亦不可不盡其躬貌之禮至
其果有大罪則退之可也殺之可也賜之死亦
可也械繫而戮辱之可乎哉自李斯馮去疾在
秦以下獄而死漢亦習聞其故至是以蕭相之
信謹一旦無故買之圄圄雖曰未戮赦出之然
禮絕百僚師長羣后他口亦何面目立於衆人
之上哉文帝習此而繫周勃景帝習此而繫亞
夫治武帝則勳戚連繫不可勝舉至於下獄要
斬如劉屈氂輩屠之不啻若狗彘者元帝以此
而殺望之哀帝以此而殺王嘉終漢之世家法
其此豈非貽謀不善之過哉然何以忠信事高
祖疑之亦非一如陳子參從軍賞民田以自汙
之類往往挾術相欺君臣交爭之理似不如此
既不免戮繫之辱猶且不能引身而退何爪
利亡耶者書曰下相國何廷尉獻
使漢之君臣觀之寧不少知愧歟

燕王綰謀反春二月遣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立子

陳豨之反燕王綰發匈奴亦使其兵助豨於
匈奴信豨軍破故燕王臧荼子衍在胡謂豨曰燕
不決也今公欲急滅豨所以久存以諸侯數反兵連
然還以告綰綰乃陰使豨勝爲間於匈奴而使范齊
通計謀於豨欲令久亡吏兵勿決至是豨裨將降
言之帝召綰綰恐稱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
與長沙耳往年春諸侯淮陰梁誅彭越皆呂氏計令
上病后專政以事委之今病不行語願發又得
狀於是上怒曰綰果
矣使樊噲將兵擊之
擊其東北以豨求赦於匈
奴匈奴信豨軍破故燕王臧荼
子衍在胡謂豨曰燕
不決也今公欲急滅豨所以久存以諸侯數反兵連
豨亡次亦至燕矣勝以爲
使勝爲間於匈奴而使范齊
亡吏兵勿決至是豨裨將降
言張勝爲燕使胡

書法 未有書葬以相國將兵書諡何重其權也使以相國將而隨諡陳平斬之則帝之失也非苟塞以相國將兵書諡何重其權也使以相國將而隨諡陳平斬之則帝之失也非苟塞責於人或言樊噲黨於呂氏即上晏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罪平而免漢也

立南武侯織爲南海王

詔陳平斬樊噲以周勃代將其軍平傳噲詣長安

帝病甚人或言樊噲與戚夫人及趙王如意之屬黨於呂氏即上晏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罪平而免漢也

周勃受詔杖下曰陳平馳傳載勃代噲將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行計之曰噲帝之故人也功多又呂后弟婿之貴今帝特以怒怒故欲斬之恐後悔寧囚而廢上自誅之未至軍爲譖以上自誅之未至軍爲譖以節馳傳詣長安今勃代將定燕反縣集覽晏駕應劭曰天子當晏起早作如方崩頌故稱晏駕韋昭曰凡初崩爲晏駕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出也又注見五年乘傳漢書音義曰反接載檻車

夏四月帝崩

上擊黥布病爲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入見曰疾可治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在天雖扁鵲何益罷之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之曰曹參其次王陵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復問其次上曰此後志非所知也遂崩于長樂宮呂后與審食其謀盡族諸將以故不發喪酈商謂食其曰諸呂權重三王劫制大臣內畔諸侯外反亡日夜哭灌嬰守滎陽樊噲周勃皆大臣也禮冬官挑氏爲弓人剡也三尺剡上服之注上剡長三尺

重三斤十二兩高帝十
縣人姓秦名越人黃
軒轅時扁鵲相類故
盧醫少[竪]師古曰竪
猶言內豎也[蹻]足音
曰蹻音矯舉足小高
[書法]賀善瞽曰漢惠
於高帝有四特
即位也加秦書伐加
致助其即位也書即
位書擊西河其用夷
即位書稱皇帝豈可
公祠孔子皆有大過
人者漢祚之永宜哉

盧綰亡入匈奴

五月葬長陵[賈實]

一統志云東三十五里漢高帝徙關東萬家

[長陵]在西安府咸陽縣

[置]陵邑[呂后]陵在其東

初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
幸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令
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
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
之宗廟雖曰不戰[賈覽]給規摹弘遠矣

[長陵]皇甫謐曰在渭水北去長安三十五里括地志云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次律令]以初約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奸故命蕭何攈摭秦法作律九章次謂編其輕重也[賈逵]如淳曰章歷數之章術也程法式也謂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瓚]曰案黃陵中書丞相爲工用程書數其中言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是已定謂始訂定之也[劉]芳[作譬]剖析筭竹使盡蓋其爲而譬之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寧爰及苗裔[丹書鐵券]券契也以鐵鑄之朱書字也[應]劭曰帝王賜人鐵券誓明以不信[孟]康曰與之立誓

藏 缄

能起

令其子孫長享尊榮以誓藏之匱中石室金匱猶金縢也而藏之以金不欲人開之又以石爲室置匱其中藏於宗廟使與國同休

太子盈即位尊皇太后○赦樊噲復爵邑

令郡國立高廟

孝惠皇帝元年冬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意

大后令永巷囚戚夫人剃去髮鉗衣赭衣令舂召趙王加意三反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周昌曰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召昌至復召趙王來帝自迎入宮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召帝觀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興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不終

不能治天下遂日飲爲淫樂不聽政司馬公曰爲人子者父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詔也

發明 書曰厥后惟明明后以昏惟昏昏后以亂今特析臨曰婦人不預外務但奉四歲刑酖而已孰著其衣食寢處者以輔之而已孰著其衣食寢處者以輔之而已

直書 趙人不得與酒有鴆婦人不得與政之端至是婦人與政有鴆毒也鴆鳥大如鴟鴞食蝮蛇以其羽

發明 書泰誓曰予克紂八年網目治國事始有婦人與政之端至是婦人與政有鴆毒也鴆鳥大如鴟鴞食蝮蛇以其羽

漢祖以神武得天下呂氏亦得與事是以半陰半陽之禍已萌於此不俟高后朝之漸況夫惠帝之初哉

不能親攬大權宜母后之偕也如意死蓋惠帝即位之初所以見呂氏頓覆之禍而後見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謹其嗣哉

徙淮陽王友爲趙王

春正月始城長安西北方

書法 城未有書始者此一城耳凡三書皆春初用農隙也西北取寒農事未起於是乎用之帝可謂能使民矣

三年冬十月齊王肥來朝

齊悼惠王來朝欽太后前帝以王兄也置之上坐太后怒酌酖酒賜之帝欲取飲太后恐自起泛之齊王大恐出獻城陽郡為魯元公主湯沐邑乃得歸

春正月兩龍見蘭陵井中

書法 書龍見始此終網目書龍見十有三是年帝自露元成帝永始元平帝元始二桓帝建和二年十五年景雍二年晉武太康五穆帝永和元

後唐乙酉而見井中者四是年建興景曜大康咸帝黃龍見真定為嘉元不書不與焉

隴西地震

書法 終網目書地震一百一而兩漢居九十焉漢書地震始此

夏旱

書法 書旱始此終網目書大旱三十八書旱五十八詳五年

秋七月相國鄧侯薨罷何卒以曹參為相國

相國何病七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七月薨謚曰文終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執家所奪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

相曰治無大於此者吾所以并容也今參曰獄市所以并容也今陛下始參微時與何善及爲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進士所以變更一遵何約束擇吏木訥重厚長者召爲丞相史言大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莫有言參輒飲以醇酒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酒言事輒斥去之乃自放縱爲亂參乃入謝罪曰陛下自察參孰與聖武孰與高帝上曰君自以不及高帝與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爲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集覽】後相齊者獄市無法

市蕭受賕若窮極姦人極刑而天下畔秦文恬爲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

而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正我欲以無擾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凡也木訥木質樸拙文法務於刻剝而木訥深峻者不事事一如淳曰不飾事文較若畫一索隱曰漢書較作校丞相之事密張律反而講亦音校畫訓直又訓明言法明直若畫一也師古云講和也較若畫一集覽引漢書較作校師古云和也○今按訓和不通當音覺覺明也楊子法言孔子之道較且易司馬溫公曰音覺又乳光齊較然其明若畫焉明白易見之義

【書法】不書姓者恒稱也書姓者恒稱也

漢諸臣卒書官爵書姓者三十七蕭何曹參陳平霍去病衛青金日磾霍光張安世魏相丙吉韋玄成劉禹趙過蓋寬饒嚴延年朱博薛宣朱雲尹翁歸趙充國辛慶忌諸臣奉其官爵姓若美稱也書官者爲貶之辭不書官者爲賤之辭

三年春城長安與匈奴和親

匈奴冒頓方彊爲書遺高后辭極褻嫚后怒議斬其使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國今歌吟未絕傷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諛也且夷狄有控弦之地性貪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后曰善今報書慙謝遺以車馬冒頓復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

緣金劍也

夷傷

夷傷也左傳命軍吏

緣和親

面諛

欺詐也說音慢師古又音

集覽

綢繆謝戀與遜同順也

書法

高帝遣使和親則書結高九年此其書與何怨乎惠帝非創焉耳終綱目

書與和親六是年文帝後元二甲戌秦梁乙卯元魏陳己亥唐德宗貞明元書及和親一

成元魏詳高帝

與修好不與焉

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爲東海王

都東甌

閩越君搖昭曰閩東越別名春秋七閩

集覽

地戰國越人所居故稱閩越秦立閩中郡及漢興師越人佐漢有功復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冶案冶地名音野今建寧之建安福州之候官二縣是其地惠帝舉高帝時越功又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案舊經閩越地即東甌也今福州東甌東甌寰宇記永嘉爲東甌郡志建安縣東有古東甌城

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

后帝姊魯元公主女也太后欲爲重親故以配帝

書法 兩漢之篇書立某氏爲皇后者恒辭也此乖矣異其文也是年序則異其事也是故惠后張氏以失宣后許氏以側微則異其文

一統志云東甌漢之郡名治永嘉縣初爲東甌王國後爲會稽郡之冶浦縣地東漢爲章安縣地又分置永寧縣三國吳屬臨海郡晉置永寧郡隋初廢郡改縣曰永嘉屬處州大業初屬永嘉郡唐置東嘉州後廢以縣屬括州上元初置溫州以其地恒燠少寒故名天寶初改永嘉郡乾元初復爲溫州建靖安軍五代時吳越建靖海軍宋爲應道軍建炎初仍爲溫州咸淳初陞瑞安府元改溫州路本朝改爲溫州府隸浙江道

昭元平元成后許氏二哀后傅氏以失序則異其文成建始梁氏以失序則異其文成綏和一桓后恒建和元

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三月帝冠 考異 提要作夏六月

書法 於是帝生十五年矣立后五閱月矣書帝冠始此終綱目書帝冠十三是年昭元鳳四和永元三安永和建寧四獻興平元晉咸康元豁并平元孝武太元元安隆安元帝年十七最少者莫如漢昭後冠者四漢惠昭初三順永建四桓建和二靈莫如宋主昱甲寅長者莫如漢昭也惟惠帝三月冠宋主昱年十二立后而冠晉孝武冠皆正月重歲首宋主昱十一月爲書太子冠二

赦

省法令妨吏民者　考異六　提要六字　吏字

除挾書律

書法　書予之也

上書省法令妨吏民者矣此其一也復揭而書之何予之也亦惜之也曷為惜之惜其晚也蓋不平事請書之害亦遠矣終綱目律令書除十是年廿四甲寅除三族罪文元除妖言十三年除誹謗妖言十四年除肉刑成緩和二除誹謗詆欺法吏丙子魏除連坐緣坐丁卯魏除宮刑真觀四除刑肯刑宋甲寅書減二景中六年成何平元書令勿坐

二宣地節

四元康四

立原廟

帝以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武庫南收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藥之通曰人主無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於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司馬公曰過者人之所必不免也古之聖王患其不自知也故設謗木置諫鼓豈畏百姓之聞其過哉仲虺美成湯曰改過不吝傅說戒高宗曰無恥過作非是為人君者恥過為美也今赦悉通乃教其君以文過遂非豈不固不以無過為賢而以改過為美成湯傅說高宗

案覽

月出遊衣冠之道

故孫通傳高寢衣冠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遊高廟應劭曰遊衣冠月出遊高寢在高廟西高帝衣冠冠三輔黃圖云

藏在焉每月一出之游於高廟其道徧所築複道故云子孫奉祠乘宗廟道上行原廟裴駰曰原再也先既立廟今又再立故名原廟原廟之作始於惠帝要之祖宗禪祫既有太廟桃祭又有世室則原廟之意遠矣見禮經考索謗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邊夜所以書政治之怠忘橋梁以爲宗舉以爲相說音悅

【書法】譏遂非也是寢之也叔孫通成之

【發明】春秋宮廟非古志災失禮則不書如考仲子之宮桓僖宮災立武宮之類是舉

邑綱目書立原廟廟則原廟果何爲哉直筆書之其失自見

宜陽雨血

【書法】大異也故通蠟木書綱目特書之書雨血二是年晉惠永康元齊君地千乘博昌雨血報二十一漢主聰延明殿雨血愍建興三不書不與焉

五年冬雷桃李華棗實

【書法】冬雷異也而桃李華實異之異矣書雷

【發明】始此書桃李華始此終綱目書雷十是年晉惠永寧元封三昭元鳳五威元延元是年景六年後二年武帝二晉安義熙五而冬雷者七是年景六年後三年武元封昭元鳳六年桃李實一成帝建始四是年

春正月城長安

鄉名漢儀注云高帝六年更名咸陽曰長安是日西京注長安本秦時長安古地名秦因之名曰長安漢復舊階遷都始徙縣治長安漢都關中始置爲縣屬京兆尹王莽改曰長安縣後魏復曰長安縣宋元仍舊　本朝因之屬西安府

長安志一統志云

夏大旱

江河水少

谿谷水絕

書法　書大旱始此綱目書大旱三十八是年文帝後二年武元光六元朔五元狩四年六年天漢元年征和元昭元鳳五年宣本始二成建始二鴻嘉二永始四哀建平四平元始二明永平十八章建初二靈嘉平六光和六後上建興六晉懷永嘉三元建武元咸

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

貫實

跨歷五年然後畢事書成所以見其勿亟也終

綱目日城書始一而已

書法　城未有書成者此其書成何久也宮殿書成費也宗廟書成慢也此其譏與侯道使民何譏焉帝之城必用春初有愛民之心焉

九月長安城成

謚曰惠

真元元五代乙酉唐癸丑唐

秋八月相國平陽侯曹參卒

康元韶升平二年簡文次年安義熙十丙寅宋齊丁卯魏壬午梁甲申魏隋大業八唐

夏留侯張良卒

謚曰文成

發明　神仙詭誕之說先儒論之詳矣有如張良前書張良欲從赤松子遊司馬氏亦既及之矣綱目辟穀疑若真有導引長生之事至是書留侯張良卒則知子房托於神仙之意昭然可見而詭誕之說不攻自破凡此類比而觀之則得其旨

以周勃爲太尉

七年春正月朔日食

書法　日食正朔大變也書正月朔日食始此綱目書正月朔食二十八有應者二十餘可畏矣哉是年食八月大喪成元延元正朔食明年大喪光武建武二正朔食

末初五正朔食起和元正朔食起熹九月書明年大喪獻初平四正朔食惟烈章武二正朔食明年大喪景三正朔食間一歲漢十晉初丁酉正朔食間一歲唐太和九年正朔食戊戌正朔食太康十一年八年九年正朔連食間一歲大衰熹光熙元正朔食是年大喪懷永嘉二年正朔食後三年遷平陽咸咸康八年正朔食六月大喪穆永和八年正朔食安義熙十三年正朔食明年弒宋文帝乙亥正朔食梁武戊午丁卯正朔食明年矣景反次年梁主殂陳丁亥正旦食至甲辰乙巳正朔連食間一歲陳太建十一年唐真觀六年正朔食宣宗大中八年正朔食朱梁辛未正朔食間一歲弒

夏五月日食既

集覽　日食既春秋桓三年日有食之注既盡也歷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遥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掩日故日食日光有上下者行其高下日光相當而相掩間疏也然聖人故曰光溢出者既而以自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爲文關於所不見公羊傳注

既者何光明滅盡也穀梁傳法盡而復生謂之既釋曰其日食或盡或不盡者歷家之說以爲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月不食前後朔日不食也又日食法見新莽天鳳元年

書法　日食必書晦朔此其不書何先後日也歷官失之據梁普通元年先是日食正朔可謂大變矣不虛生信哉書曰食既間一歲武氏癸卯食既間一歲武氏癸肅宗至德元及上元二再書食既越九月大喪德宗貞元安初六後主延熙六梁武壬寅皆書食既自是皆有大變禍漢明永平八年日食既則以求言改過而免厥咎終綱目日食不書晦朔者十八是年呂庚申正月食景申日武元光元和永元二安永初元元年三年後主延熙十晉甲午正食再不書元建武元穆永和七正食梁普通元正食又庚子五代丁酉正食戊戌正食陳文帝天嘉元正食戊戌正食

發明　漢自除秦苛法之後惠帝繼之一以清淨爲治方且與民休息相安於無事宜有美祥而災異數見何哉蓋自二年兩龍見井中地震夏旱越一年宜陽雨血冬雷棗實至是則日食正旦矣天下大變孰甚於此未幾盛夏之月日食之既既盡也日者人君之表食之盡可乎惠帝即世呂氏擅上天告戒之意切矣綱目書法之占明矣

秋八月帝崩

書法　賀善替曰惠帝在位七年所書才二十九事五書封三王大臣四書城長安書太后殺書和親書寇書立原廟書舉民孝弟力田書省法令妨民者

書除拔書律五事其天資仁厚亦可見矣然而哭褒八書何也意者太后居中所以感召者然也

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

帝崩太后哭泣不止張良孫辟彊謂陳平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居南北軍諸呂皆居中用事如此太后心安君等脫禍矣從之氏鄒氏並云台音怡蘇林音胎

集覽 呂台索隱曰鄭諸呂權由此起

書法 拜官書以恒也此其書使何以公辭也使私辭也此大臣請耳曷爲以太后使書請難大臣而使之畏而請者太后也此條通鑑因誅諸呂及之綱目揭書於此而特稱太后使其旨徽矣

發明 漢置南北軍於京師所係甚重廼以庸人將之則軍國大權已入呂氏掌握劉氏烏得不危哉綱目書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謂之后使則見其出於私意而非公選又以病當時之將相大臣也

近於長陵

九月葬安陵太子即位

質實 一統志云安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三十五里

初太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爲太子至是即位

書法 漢世太子即位未有不善名者此其不名之歟不書也何他人子也他人子也而書太子即位子昌爲太子則非予之也不予之則不予之也不予之則嘗書立爲太子也後而有太子之名所以著其非正統也而太后之專大臣之

太子即位不書名一而已

太后臨朝稱制

書法 自秦呂氏始書臨朝終綱目書臨朝書御殿書稱制詔凡二十二至稱皇帝柄矣呂氏平土太后和寶太后再書北鄉矣關太后殤劉太后再書臨朝太后獻何太后晉成庚太后穆褚太后三書魏馮太后再書齊宣德太后魏胡太后

發明 天下不可一日無主今惠帝以八月書崩而太子以九月始書即位至於曠月無君考之前史蓋自戊寅至辛丑凡二十有四日始葬安陵既葬之後太子始即位則是呂氏擅朝之禍可勝言哉況太子實非劉氏乃使之稱讓其為弒人滅劉大矣綱目書此文無貶詞義

甲寅 高皇后呂氏元年

真太子然者非予之也所以見將相大臣不能為有無拱手聽其所為是以交譏之耳然則劉氏之不滅豈非幸歟

考異 按歲年例曰篡賊宋注國名據此高皇后呂氏五年當易以白字

書法 於是有所謂少帝矣曷為仍舊史以高皇后之年紀之少帝他人子而呂氏則漢太后也然則他人子也書太子書少帝無改焉何也所以罪漢廷大臣不能為有亡而聽其所為不於歲下大書婦人稱制立也故以呂氏紀元而實錄之不以他人子亂正統也然則曷為不於歲下大書婦人稱制正統也然則曷為亦以非戰國胡為亦以分注書之嘗觀程子天下之大變綱目所深懼也故特變例書之

發明 綱目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分注此固書法之正例也今呂氏臨朝天下蓋合于一南北五代之此一

願傳易於坤之六五有曰臣居尊位弑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夫呂氏制朝雖取他人子立之實非劉氏故綱目於此分注其年以著其實非正統且以示天下非常之變故特變例書之爲後世鑒爾凡此類皆綱目之大節書法之要旨君子之所當深察者也

冬十一月太后以王陵爲帝太傅陳平爲右丞相食其爲左丞相任敖爲御史大夫

考異 按統系例曰篡賊謂篡位干統而不及傳世者注曰如漢之呂后王莽又曰篡賊事亦連書但每歲首及有異事一加其名據王莽書名而是年歲首分注高皇后呂氏則此當書太后呂氏後凡歲首及有異事事各冠以呂氏而削太后

太后議欲立諸呂爲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陳平周勃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及退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埶地下求平勃曰面折廷爭意甘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平勃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於是太后以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平爲右丞相審食其爲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而決事太后忿趙堯乃抵堯罪任敖嘗爲沛獄吏有德於太后故以爲御史大夫胡氏曰自己黜論之王陵之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足向使太后有議而將相大臣皆以爲不可太后亦支觧獨行其意乎平勃許之猶且數月再遣張釋風諭大臣而後乃王諸呂則知向者平勃阿意之罪大矣故程子論之曰漢祖之與羣臣以力相勝而臣之耳其臣之者非心悅誠服而願爲之臣也是以當此之時無一人肯死

節者其後成功亦幸而已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至哉言乎 集覽 建血盟句絕注見周亷王五十七年歃血

【發明】審食其何人乃居左援陳平與之同列而不恥並書于冊不特見呂氏私意用人之罪亦以見陳平甘與會伍之失

追尊父呂公爲宣王兄澤爲悼武王

欲以王諸呂爲漸立

春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

【書法】始盡改秦也綱目寬刑之政書除者十並詳惠四年

二月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夏四月立張偃爲魯王

張敖子也

封山朝武爲列侯立彊爲淮陽王不疑爲恒山王 集覽

山朝武三侯名皆他人子

皆太后所名孝惠子也

【書法】凡封立異姓同姓書子若弟恒也此其曰山朝武何疑也其疑奈何以族則非真孝惠子也以姓則不知其何姓也然則名之而已矣異其文者異其事也

立呂台爲呂王 考異

【發明】凡例親戚責重者書其屬此當書立兄子台爲呂王

太后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大臣乃請劉齊之濟南郡爲呂國立台爲王

秋桃李華

二年冬十一月吕三台卒○春正月地震武都山崩

夏五月太后封齊王弟章爲朱虛侯令入宿衛

太后當作吕氏後凡書太后並同

考異 提要第作子據漢書當從提要

集覽 朱虛縣名屬琅邪括地志云故城在青州臨朐東六十里漢之縣名屬琅邪統志云朱虛故城在臨朐縣故城在青州州府臨朐縣境

貨寶 一作郡東海屬北海國晉省入

書法 宿衛不書此何以書特筆也朱虛所以成功以典宿衛耳齊制其外章處其內以誅諸吕不難也是故封國未有書某弟者此書齊于弟通艦書齊悼惠王子前吕王不書太后立此書太后封網目書曰太后封齊王节章令入宿衛矣尊之魄矣於是封楚元王子郢客爲上

卽不書略之也

六月晦日食○秋七月恒山王不疑卒

考異 提要無秋七月

行八銖錢

書法 書錢幣始此自是終西漢之世錢貨凡七變是年行八銖已未行五分文帝五年造四銖

孝武帝建元元行三銖五年鑄五銖十年行半兩元狩四行三銖五年行半兩元狩三年更造白金三品一曰重八兩圜之直三銖二曰以重差小大直五銖三曰復行半兩四變居攝二年更造大錢直一千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重二十五銖貨泉徑一寸重五銖與五銖錢並行民多盜鑄坐抵罪者衆莽甲戌改錢法東漢五銖不變

曹魏三變替五銖不變

建興五後行吳再鑄大錢徑一寸重十二銖與五銖並行

黜元鑄當千大錢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戊子鑄丁亥鑄大錢戊子鑄大錢庚午鑄四銖乙巳鑄二銖六分一月罷丙午鑄尋建四銖乙巳鑄丁未鑄大錢庚午鑄四銖午鑄尋罷一年中午

再變癸卯鑄四銖錢丁丑鑄四柱錢陳再變壬午鑄五銖己亥用大貨六癸酉貨六乙亥行大和五銖丁酉鑄三銖周三變辛巳更鑄永通萬國錢隋五銖不變唐七變辛巳鑄開元通寶高宗乾封元年罷肅宗乾元元年鑄上元元寶小錢一當三十實應元年皆當乙卯唐已未皆有鑄者皆五銖也然則五銖誠古今之中制矣

太后立山爲恒山王更名義

三年夏江漢水溢

書法　書水溢始此終綱目書雜水溢十有二是年再書辛酉晉元建武元梁武庚子唐觀十一高宗永淳元中宗神龍元閒元八年十年十八年二十九年河海溢不與焉

秋星晝見

書法　記異也書星晝見始此終綱目非日食而晝見者四是年已未惠永康元五代已酉而太后居其陰盛陽微極矣

伊洛汝水溢

四年夏四月太后封女弟須爲臨光侯

書法　婦人封侯終綱目千三百六十二年一而已書深議之綱目婦人以宮封書者十一吕雉宣帝外祖母博平君莽母功顯君安帝太后母新野君乳母宋娥王聖野王君順帝乳母宋娥山陽君梁冀妻孫壽襄城君魏元丕妻胡氏女侍中陳禹僕母洗氏石龍大夫人隋封洗氏譙國夫人唐楊妃姊國夫人皆議也蕭何妻稱侯不書不與焉

發明 分茅胙土君國子民其可以婦人爲之乎呂顓之封綱目特揭女弟書之所以著其不當封而封爲婦人亂政之鑒也

廢少帝幽殺之

考證 帝當作主○謹按凡例曰凡正統之君曰帝僭稱帝者曰主考故歲首分註高皇后之年是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爲太子立四年出殺之以無統之時立他人之子是篡賊也凡例又曰篡賊謂篡位干統如呂后之類朱子嘗曰呂氏所自立本非孝惠子當比僭稱帝者書曰少主云

五月立恒山王

義爲帝更名弘以朝爲恒山王

少帝寖長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殺吾母我壯即爲變太后幽之永巷中謂羣臣曰帝病久失憃昏亂不能治天下其代之羣臣頓首奉詔遂廢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

書法 魏馮翊太后紘君則書紘此其書殺何成之爲君也曷爲不成之爲君非正統也書立爲帝何太后立之也亦非正統故其帝也書立爲帝其誅也書呂后所名孝惠子終綱目書帝凡五齊君也弘劉玄虛芳子劉信皆不成之爲帝也

以曹密爲御史大夫

五年春南越王佗反

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南越王曰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爲功也遂自稱南越武帝攻長沙敗數縣而去

秋八月淮陽王彊卒太后立武爲淮陽王

發明　呂氏擅權用私意而行封爵然呂台方立一載而卒至於彊不疑之受封雖彊以孝惠子名之而呂氏曾不之悟詳書于冊不特見呂氏亂朝之迹亦且相繼告殞天意昭然若此道不遠之意云

初令戍卒歲更

六年冬十月太后廢呂王嘉立台弟產爲呂王○春星晝見○匈奴寇狄道

集覽　一統志云狄道縣名屬隴西百官表縣有蠻夷曰道其地有狄種故名焉

縣屬蘭州又別置安樂郡後廢宋熙寧中始置狄道縣金元仍舊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

春正月太后幽殺趙王友

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友怒去讒之太后曰王高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召至邸

集覽　邸倉頡篇邸舍也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曰邸

餓死以民禮葬之民冢次是爲幽王

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近世爲遞旅之舍

日食晝晦

太后見日食惡之曰此爲我也

書法　日食晝晦大異也於是太后見而惡之曰此爲我也越明年而以大喪書終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晝晦者三晏王二日食三百六十七晝晦者三晏王二十晝晦王十四是年舍是無書者矣

二月太后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爲梁王
秋七月立太爲濟川王
太后所名
孝惠子也
封營陵侯澤爲琅邪王
將軍劉澤高祖從昆弟其妻呂嬃女也田生爲之說大謁者張卿曰諸呂之王也大臣未服今營陵侯澤諸劉最長王之張卿言之乃割齊之琅邪郡封澤爲王
趙王恢自殺太后立呂祿爲趙王
趙王恢以呂產女爲后王有愛姬后酖殺之王悲憤自殺太后以爲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使使
考異
據凡例當書呂氏立兄子

昔代王恒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后乃徙
兄子祿爲趙王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
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
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
后許之酒酣章爲耕田歌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
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
醉亡酒章追斬之還報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
諸呂憚之楊氏曰余觀劉章言耕田事多誅亡酒者未嘗不爲之寒心也使其由是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爲尚可得乎然則其養勇而成功亦幸而已○陳平嘗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而平不見陸生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是也天下極富貴無欲矣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平曰然奈何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因爲平畫呂氏叡事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熊覽
概種觀音冀密也

九月燕王建卒太后殺其子國除○遣將軍周竈將
兵擊南越
八年冬十月太后立呂通爲燕王
夏又江漢水溢
秋七月太后崩
考異 按崩葬例曰皇太后皇后皆曰某氏崩此太后下漏呂氏二字遺詔產爲相國祿女爲帝后審食其爲帝太傅
初太后掖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來噬掖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遂病掖傷甚乃令祿爲上將軍居北軍產居南軍戒曰我崩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愼毋送喪爲人所制至是崩
集論見後

掖襚而返也後書禮儀志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掖除去宿垢疢爲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注謂之禊也禊絜也韓詩章句曰鄭俗以上巳溱洧兩水之上秉蘭掖除洗約宋書禮志以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巳也掖音弗禊音系讖掖讖音戟揭持也掖肘脅之間
書法 綱目入漢世以假子亂正統也始書后喪惟惠后張氏不書始書姓猶未書葬也猶未書葬也至上官氏始書葬也惟宣帝葬許皇后哀帝葬傅太后以非禮書至柬漢始書葬於是既葬以審食其爲民立從孫通爲
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相國產使大將軍灌嬰擊之嬰留屯滎陽與齊連和九月太尉勃丞相平朱虛矦章誅產祿及諸呂齊王罷兵

質實 一統志云灌嬰睢陽人

諸呂欲爲亂未敢發陰謀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入呂立齊王爲帝於是齊王襄乃陳諸呂罪產等遣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今我破齊是益其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人諷齊王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其誅之齊王乃還兵西界待約時太尉勃不得入北軍入主兵壁商老病其子寄與祿善平勃使人劫商令寄紿說祿曰高帝與呂后共王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諸侯亦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不急之國而各擁兵衛其處以鎮撫天下則齊楚趙淮南梁代皆以固劉氏之計諸呂老人或以爲不便猶豫未決九月平陽侯

密見產會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告產且趣產急入宮密聞其語馳告平勃勃欲入北軍不得乃令襄平侯紀通持節矯內史軍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

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然尚有南軍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密無得入衛尉毋入產殿門產欲入宮爲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勃尚恐不勝未敢公言誅之乃謂章曰急入宮衛帝子卒千餘人入宮門擊產殺之帝遣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其節不得則從與載因簒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報勃勃起拜賀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廢魯王張偃遣章告齊王罷兵灌嬰兵亦罷歸班固曰孝文時天下以翻寄爲卖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雖推呂祿以安社稷誠存君親可也揚氏曰諸呂擅兵謀危劉氏忠臣所切齒寄乃與之友善而商亦莫之禁也雖以商不足以贖其罪矣賣友以功亦不足以贖其罪矣賣友而推呂祿乃以劫而後從功亦不足以贖其罪矣賣友與否非所論也胡氏曰太尉左祖之令非也有如軍士不應或皆右袒或參半馬則如之何故程子謂是時直當驅之以義而已不當問其從不從也況將之於軍如臂之於指其爲劉氏與不爲劉

氏非惟不當問亦不必問也

書法 書使何有君命未有君命而受其使非也與齊連和則受其使者所以爲討亂計也嬰於是可謂能權矣故下書齊王灌嬰兵皆罷列嬰於齊予嬰也

集覽 從典載說謂者同車共載

諸大臣迎立代王恒後九月至即位誅呂后所名孝惠子弘等赦

諸大臣謀曰少帝及諸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詐名他人子而立之以彊呂氏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或言齊王高帝長孫可立大臣皆曰呂氏幾危宗廟今齊王舅駟鈞虎而冠即立齊王復爲呂氏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乃召代王代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皆亟觀其變中尉宋昌曰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絶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三王擅權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此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乃天授非人力也故因天下之心而以順行之不疑也於是王遣太后弟昭往見勃勃等具爲昭言所以迎立王意昭還報王乃命昌參乘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閒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王謝曰至邸而議之後九月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大王高帝長子宜爲嗣願大王即天子位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位章帝出奉法駕迎帝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少帝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

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有司分部誅少帝及諸王於邸帝還坐前殿夜下詔書立相當而相衛入也

集覽

犬牙不正

隱曰此語見太公六韜又荀子富國篇曰國安于安彊如磐石之宗族之大石不可拔

渭橋索隱曰三輔舊事云咸陽宮在渭北興樂宮北通二宮之間造橫長橋跨渭水上長三百八十步

閻史記漢文本紀索隱注閻音閑閑言欲向空閑處

文帝本紀作清宮令先按行清靜殿中以慶非常

胡廣漢制度曰天子出法駕公不在園薄黃門令奉車郎御侍中

告者曰少閒願有白也言欲須少空閒有所白也與索隱解同除宮

復也則左右屏而侍鄭氏注復

吾洛陽令奉引奉車郎氏注復

參乘前驅有九游雲罕鳳凰闟戟皮軒鸞旗

後有金鉦黃鉞黃門鼓車屬車三十六乘

一統志云渭橋有三中渭橋在西安府西北二十五里本名橫橋架渭水上秦始皇作離宮於渭南北渭水貫都汉象天漢橋橋南渡汉法銀牛東渭橋在西安府東北二十里漢高祖造汉通樵陽之前西渭橋在西安府城西北二十里故長安城西漢武帝造跨渭水汉通茂陵汉其對使門故亦名以牟平縣省入文登縣置寧海軍金改軍爲州元直便橋唐時名咸陽橋東牟漢之縣名屬東萊郡晉於黃縣東北七十五里屬長廣郡隋改郡爲牟州唐初州縣俱廢後析文登縣置牟平縣又於縣置登州神龍中徙州治蓬萊縣金時劉豫於牟平國朝初省部隸省部

書法

書呂后何正統其爲無母道也太矣故謂目於此直書曰后則昌爲無母道以婦人制天下汉假子亂所名孝惠子而不書太所汉統之於文帝也

兩漢之世書迎立者十代王商禹王賀會孫病已中山王竇子清河王祐北鄉侯懿濟陰王保渤海孝王子世太子繼立雖曰呂氏取他人之然當時用事大臣略不能爲有無甚至大封諸子更立少帝一切從手聽其自爲網目書之魯無賢詞亦若真孝惠子然者所以著漢朝將相之罪爾至是始書其實其曰誅呂后所名孝惠子弘等則非孝惠之子審矣學者合而觀之原始要終足見網目責漢朝之意

發明

自惠帝早世太子繼立雖曰呂氏取他人之然當時用事大臣略不能爲有無甚至大封諸子更立少帝一切從手聽其自爲網目書之魯無賢詞亦若真孝惠子然者所以著漢朝將相之罪爾至是始書其實其曰誅呂后所名孝惠子弘等則非孝惠之子審矣學者合而觀之原始要終足見網目責漢朝之意

太宗孝文皇帝元年冬十月徙琅琊王澤爲燕王封趙幽王子遂爲趙王以陳平爲右丞相周勃爲右丞相灌嬰爲太尉論功

陳平謝病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從之勃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益恭常目送之郎中袁盎進曰丞相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上如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氏時劉氏不絕如帶時丞相本兵柄不能正呂后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會其成功今丞相驕主色而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集覽

袁盎漢書袁作爰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其治在時之事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薄南王若雖諸史辯惑曰言以身殉主與之同存亡耳如說何其曲邪

書法

前書太尉勃丞相平朱虛侯章誅產祿及諸呂則三人之功一也於是論功列叙平

勃灌嬰而不及章則帝之私
也合而觀之賊意自見矣

發明 諸呂之誅綱目首書齊王襄發兵致討繼書平勃朱虛誅產祿及諸呂今也論功行賞止及平勃灌嬰而不及二人此意特汲劉章嘗欲立齊王故不能明之者夫以平勃阿意曲從稔成呂氏之禍所書觀之則知二人之不及賞其是其否固自昭然於書法之間此功賞之斷案也

十二月除收帑相坐律令

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乃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爲收帑朕甚不取其除收帑諸相坐律令

集覽 已論句平聲議決也同產同所生

春正月立子啓爲皇太子

詔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夫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安之廟社稷不忘天下也有司請毋建太子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治國家之體吳王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朕陪朕豈不豫哉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有司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平天下爲太祖子孫纘嗣世世不絕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子啓最長純孝慈仁請見以爲太子上乃許之

集覽 其安之其發聲之也諧朕諧輔也卿景帝至秦始皇二年始定爲天子之稱

臣並論朕至秦始皇二年始定爲天子之稱

集覽 其安之徐緩貌言不宜汲汲

三月立竇氏爲皇后

后太子母也故立之后弟廣國與兄長君孚賜田宅家於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上之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詔定振窮養老之令

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或陷於危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哉具爲令有司請八十已上月賜米肉酒九十已上加帛絮長東觀視丞若尉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稽留諸督之刑者及有罪耐已上不用此令

集覽 陷

楚王交卒

謚曰元

書法

何賢乎交謹其祖遏寡生斯賢矣賢之斯卒之矣

綱目不皆卒諸侯薨王友卒何以書賢也

夏四月薨楚地震山崩大水潰出

綱目卷三

書大水絵此絵網目書地震一百一書山
崩二十六書大水六十三是年景中五武
元狩三元鼎二建武八年三十三光
和永元元年十一年明永平三年八年
初元年二年四年永寧元延光三桓建和二年
三年永壽元延熹二永康元靈建寧元熹平元
年四年中平五年六年後主建興元年十五年
戊子己丑丁酉戊戌晉武太康四惠元康五年
八年宋乙亥孫皓甲申隋大業七真觀八
高永徽五再書威亨四中興聖元再書二十年
神龍元文開元和八年十
一年十二年宣十二銘十四五代壬子再書癸
丑書水出三是年奉乙亥唐莊符二地震而山
崩者六是年宣本始四更建昭四成河平二順
永和三桓建和三地震而水出者二是年乾符

令四方毋來獻

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鼉車在後吉行
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今足下乘千里馬獨先安之
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集覽鸞旗吉
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復來獻

毛列繫幢旁載於車上謂之鸞旗車駕出則陳於
道而先行鸞通作鑾說文人君乘車駟馬鑣八鑾
鈴象鑾鳥聲馬動則鸞鳴以應行節崔豹古今注
五路倒上金雀者先朱鳥也口銜鈴謂之鑾郭璞曰
鈴在軾曰鑾在軾曰和鑾車與服志古者諸矦貳
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鑾車八十一
乘法駕半之鼉車皆赤蓋朱轓戈矛弩箙尚
書御史所載最後一車懸豹尾鼉相連鼉也
書美之也書卻貢獻始此終網目書禁罷
貢獻十四是年先武建武十三和永元十
五戊戌晉甲戌再書真元二十四年辛
亥同莫善於罪之詔永徽獻而卻者四順帝
永建四晉孝武太元三隋開皇十五憲四莫

男於楚之亡舉關山嶮馬論止之不與焉

發明 文帝繼統之初正四方觀聽惟新之日網羅前書除收帑相坐律令則見其急於解嬈之意次書定振窮養老之令則見其切於養民之意至是繼書令四方毋來獻則又見其清靜玄默之意未及一年帝之善政蓋已班班可紀漢治之興固其宜也此師觀之美自見矣

封宋昌爲壯武侯

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雍洽乃脩代來功封宋昌爲壯武侯胡氏曰文帝脩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以爲後世法矣昌一人此可以爲後世法矣

集覽 後去年秋九月自代

昌曰大統者汲汲施惠於其故即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去年秋九月自代

秋八月右丞相勃免

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乃稱善勃太慙出讓平曰君不素教我對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強對邪於是勃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久處尊位禍及身矣勃亦自危乃謝病免平專爲丞相

書法 漢世丞相免書爵不書姓

集覽 驁下驁駘凡下之馬以自喻不肖

遣太中大夫陸賈使南越王佗罷兵奉貢

初隆慮侯竇嬰擊南越會水濕大疫不能踰領趙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帝乃爲佗親冢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厚賜之復使陸賈使南越賜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爲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玉戹不立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若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不止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故爲王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貢至南越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下令國中曰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今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越王孝惠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越王孝惠皇帝義不忍絕所賜老夫者甚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出令曰毋與蠻夷越金鐵田嚻馬牛羊即予予牡畜已長皆以祭祀不能自高帝牛羊齒已長皆以祭祀不能自有死罪使內史藩中有死罪使內史藩中過皆不反又風聞父母墳墓已壞削先弟宗族已誅燔諭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高皇帝以其邊老夫處越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興夜寤寢不安席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以不得事

漢也今陛下幸憐復故弟夫死骨不腐故號不敢爲帝矣

封隆慮侯隆慮河內邑音林閭王義曰漢避殤帝諱因改曰林慮隃頷通作隃越也頷謂陽山領

在桂陽西甌駱駱役師古曰西甌即駱越寰宇記永嘉爲駱越周爲駱越秦曰西甌漢曰閩越

趾周爲駱越秦曰西甌駱役又在番吾之西甌則西甌駱役亦曰駱越秦爲桂林爲西甌東甌閩越

使典主交趾九真二郡即甌駱也黃屋左纛漢高帝車翠羽蓋以黃繒爲裏是爲天子車

本紀注蔡邕曰天子黃屋纛以氂牛尾爲之如斗或在衡上或在左騑爲之

馬轭上也在乘輿車衡上左方

注之故曰左纛羣臣奏事稱陛下之命領謂五領之南方音道服領通師古曰服謂荒服

之外南亡一乘之使亡讀曰無乘使車來分棄前惡彼此共棄

故云分棄貢職奉女也國語曰職貢業事之利

又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

賄來貢無忘職業天長地久

爲人臣上事當言賜死死非而言後也遂遵之焉

牛羊即予予牡曰予予牡予牝即就也予賜也毋禁止之

辭言就令予我馬牛羊亦止令予牡而不令予牝

馬牛羊齒已長猶今諺言犬馬之齒也齒高曰長

長發西反諺論憲昆反議法也罪曰之論

刻予周籠王箭簡鄭衛之處子姚媚繫曼者注姚媚繫曼窈窕也

媚好若林希逸云繫曼窈窕也

辭招冤箭寮顏賦理漢大招箭婧目宜笑姚

眉曼注靡緻也曼長而輕細也

於後索隱曰西甌即駱役屬焉集覽顏師古曰駱越今拔

驛細曼澤也

漢書南粵王趙佗以下人食其田名駱將役屬焉師古注西甌駱越不

乃越之一種言其役屬於南越也漢書多有役屬

宇西域傳西域皆奴師古註服屬於匈

奴爲其所殺使也又西南夷傳帝越以財物役雋
夜郎馬牛羊萬已長雋覽言大馬之齒○今按
顏師古云謂老也承上文馬牛羊皆已老非指人也此
供祭祀蓋祭祀之不脩也貴少壯肥腸故下文云祭祀
馬之齒長矣故但云已長春秋傳新序皆云
亦謂馬爾

書法 凡使稱名二十二歲初而申嘉不辱也終綱目

發明 當呂氏專年遣周竈將之討南越上怙反越二年書南越之不臣矣擊之予見凡五年矣帝不興兵誅討而乃遣使告諭然怙之臣服有甚於德化人之效於是可觀今即勝之威者以德化人之心悅誠服怙雖負嵎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一毫矜夸之意強得乎稱臣奉表以義之大旨過哉

覽 吳公吳起史失其名故稱公治平言其政治均平

書法 自秦置守漢初因之至是四十八年始書吳公之政治終帝之世二書而已自是以後不可勝書矣書公張公之張歟

召河南守吳公爲廷尉公賈誼爲太中大夫

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召以爲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爲博士時年二十餘

書法 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二年冬十月丞相曲逆侯陳平卒

益曰獻

世二人爲吳公張本

贊之若古人也

詔列侯之國

上曰古者諸侯各守其地民不勞苦今列侯居長安車轂交馳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親治其民其各之國

十一月以周勃爲丞相

是月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詔曰人主不德天示之災以戒不治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之所不及匄以告朕朕躬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必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路費以便民罷衛將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贊曰臣聞日者衆陰之所聚陰疑時貫山上書曰臣聞番吾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猶

循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懷懼而不敢自盡而況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百國之民自養力罷勞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諂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今陛下使天下率賢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乃立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辦勉百官之曠於事也陛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蘧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冤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臣竊悼之古者大臣不得與宴游使皆路

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
爵大禮太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
懲之陛下與羣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議論游
不失樂朝不失禮郎從官上書願未嘗不止輩受
納其言○上每朝其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
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
帝從霸陵上欲西
擊匈奴上曰將軍怯邪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
堂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下峻山
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
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
上林布席次引卻慎夫人坐夫人怒上亦怒盎曰
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六人
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人彘乎
上說語夫人賜
鑒金五十斤
馬隨財足索隱曰遺留也財與纔同太僕掌輿馬
遺索隱曰見在之馬今當減留財足充事而已
七制解衛將軍本作罷衛將軍軍
雁衛尉南軍也太僕見

索隱曰置驛也續漢書云驛馬三十里一置故
說云傳置一也言乘傳者以傳次受名乘置者以
馬取匹傳丁戀反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爲傳置四
馬中足爲馳置下足爲乘置一馬二馬爲軺置急
乘一馬曰乘一乘傳顏師古曰陰疾騎賈山騎顏之
騎郎也姓賈名山騎馬曰乘一乘傳顏師古曰陰疾騎賈山騎顏之
城在陳州南頓縣故
潁川人地理志潁川潁陰縣故
誘引也諜謁伺也揄與偷同亦苟且之義也謂諂諛
諜而苟且求合取容無忠固意此是自道之使然
精白以承休德師古曰厲精而爲潔白以奉承此
休美之德稱大禮新
陵也霸陵上句絕
地理志霸陵故芷陽也在雍州
萬年東北二十三里遵諜揄合苟容道
陵於此因名其邑曰霸陵其城東南去陵十里並
車擊轊並浦浪反依
其轊不容馳下六飛故曰六飛續漢書天子五路駕六馬如
淳曰六飛史記本傳作六騑
布席布鋪也郎署長布坐席引郭盎辈引其席郎

退
【質實】一統志云（頴陰）漢之縣名屬潁川郡後漢省之故址在開封府陳州西北三十里

陵城名在西安府城東三十五里本秦穆公所築漢文帝葬其地因置霸陵縣

【書法】書謹天戒也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讖書舉賢良方正或直言極諫者四是年成建始三章建初五年章建初八詔極言者一明帝永平八書舉至孝一延熹九詔陳過失一順帝河平元詔上封事一光武建武七罷元會一宣宗大中八舍是無書焉則世主以天戒爲玩者多矣書舉賢良文學一武帝元光元書舉賢良二昭綱目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始此終綱元唐憲元和三舉而書策一漢文十五書舉賢良方正三宣本始四極延熹八晉咸和六趙元二咸建始元丁巳周世宗書舉直言極諫三元帝初一章建初五

【發明】人君之德雖不一然敬天聽言乃其要歟自秦禁揣語天下以言爲諱故雖災異讁告亦莫之省是以淪於滅亡而不寤至漢氏之興雖寬大如高祖慈柔如孝惠然去秦未遠猶在今孝文乃能因日食之變詔舉賢良方正一舉而敬天聽言求賢之意皆在其中天下之人自是改視易聽一洗舊染後世踵爲故事自我作古不亦善乎言曰直言諫曰極諫書之於冊足爲千古之美

春正月勸耕籍田

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者甚衆淫侈之俗日以長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匱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

國胡以饑之矣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衙擊遠方之能惜擬者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駭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詔曰夫農者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集覽

親耕籍田　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以爲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韋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粢盛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贊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爲天下先本以躬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說籍蹈籍也言親自蹈履于田而耕之記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此親耕禮也推音出佳

吐回二反謂伐也必屈屈弱也下大屈同靡之讀與縻同散也不歐歐讀與驅同逐也著於本著附也農乃天下之本衣食其力各以力耕得食是即食已之力也粢盛粢盛也穀者穀長是以名云在器曰盛

書法

文帝庚子孝文帝元年　癸酉魏主宏甲午梁武帝天監十二年　乙巳陳主頊甲申隋文帝開皇四年　丙戌唐高祖武德元年　己丑後唐莊宗同光三年　庚寅晉高祖天福四年　辛卯漢高祖乾祐四年　壬辰周太祖廣順二年　癸巳宋太祖建隆二年

書耕籍何重農且恤祀也書耕籍始此終籍千是年戊子晉武帝甲申中

三月立趙幽王子辟彊爲河間王朱虛侯章爲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爲濟北王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

辟爲梁王

集覽

辟彊　索隱曰辟音闢

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詔先立皇子

夏五月除誹謗妖言法

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集覽】進善之旌　應劭曰旌旗也立於旌下言之

【發明】直言雖舉而誹謗妖言法則秦之虐禁猶有存者書除誹謗帝之開廣言路尤可嘉也

【考異】提要無夏五月三字

秋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今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書法】書賜半詔嘉重農也書賜半租始此綱目書賜天下半租

天下三分之一至徽二賜州郡半租一分之一者一開皇十二年戊申歲賜

二河北河東

【發明】上書親耕籍田此書賜民半租則帝之遵民務本爲如何哉海內殷富不亦宜乎

三年冬十月晦日食一月晦又食

【書法】綱目書日食二十五其間連月而食者二百六十一歲再食者酉是年舍是無連月而食者矣

丞相絳侯勃免就國

【質實】絳縣名注見獻帝建安七年

詔曰前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勃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

以灌嬰爲丞相罷太尉官

淮南王長來朝殺辟陽侯審食其

初趙王敖獻美人於高祖得幸有娠及貴高事發美人亦坐繫美人弟因審食其言呂后呂后怒使人召趙美人美人已生子友到以爲淮南王蚤失母附呂后故呂后特得無患而常怨食其也及上即位騎蹇不以爲不奉法上常寬假之是歲入朝從容與上博推殺之馳走闕下肉袒謝罪自縛推殺之馳走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爲親故赦弗治以此歸國益驕恣謀反事覺有詔徵淮南王王至雍以令徵淮南王王至雍以令告吏曰趣以輿車載我我病即死見帝帝不聽遂行至郿使人以聞帝乃大驚使使馳傳以聞太后太后與帝輦追之及諸侯皆來會喪長安皆以爲帝殺其弟天下諸侯聞之皆背畔之歸心於淮南王矣

集覽 辟陽章昭曰信都縣有辟陽鄉今冀州信都縣西三十五里警蹕師古曰言出入則言蹕所以止行人清道也劉貢父曰天子出則稱警入蹕入者互文爾出亦有蹕

賈實 一統志云辟陽漢信都國之縣名屬信都國

書法 食其耳書殺不書叫何以書長之專殺也丞相相議失刑也

發明 食其邪辟之人法當誅死何以書殺而不書叫何不與長之專殺也丞相相議失刑也去其爵不與劉長之擅殺也當是時明天子在上藩臣來朝乃焚轘轂之下戕害列侯罪已不容於誅矣以帝仁孝不忍致之法也故敗而不問未幾卒以反誅此則帝之過也

夏五月匈奴入寇帝如甘泉遣丞相嬰將兵擊走之遂如太原濟北王興居及遣大將軍柴武擊之

集覽 甘泉應劭曰甘泉宮在雍州雲陽一名林光秦離宮名關輔記云林光宮甘泉山宮周山名去長安城西北三此與陳豬莫布同當書不當書擊亦傳錄之誤

考異

百里望見長安城乘
車名令乘因地出甘
泉以名山則山水皆通耿七月
還宮八月興居兵敗自殺

初誅諸呂宋昌勸文帝都長安功大臣許以趙王章以梁王興居帝聞其初以數立齊王故錄其功割濟二郡以王之興居自以失職奪功頗快快聞帝幸太原疑發兵反帝遣棘蒲侯柴武擊之兵敗自殺胡氏曰劉章忠勇著於平勃之前而功亦不在平勃之下文帝以其欲立齊王而絀之大臣又以其欲立梁王而絀之其心云張釋之為廷尉

質實　一統志云張釋之南陽堵陽人

武帝增廣之又名有竹宮壽宮迎風館鵜鶘觀

質實　許以趙王章朱虛侯之名初大臣嘗許以趙地王之

甘泉宮名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一百二十里甘泉山上本秦林光宮漢

書法　內書反矣不言討何病帝也帝於興居亦少貶矣

釋之初為騎郎十年不得調袁盎薦之為謁者朝畢因前言事上曰平之毋甚高論令可行也釋之乃言秦漢間得失上說拜謁者僕射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帝曰吏不當若是那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如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當效此嗇夫諜諜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deficient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夫下之化上疾如影響帝曰善乃止不拜公車令召使參乘徐行問秦之敝拜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之劾不敬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

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從至霸陵上謂羣臣曰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鑄銅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帝稱善是歲爲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楊氏曰釋之論犯蹕其意善矣然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則是開人主妄殺人之端

葉閱

單之毋其高論勿太過高但依今時事說古速也謂談者僕射百官志謂老僕射一人爲謁者臺率夫出奉引古重碧武有文行孟康句從去聲隨從求遠反養天閑也在上林苑中圈之上有樓觀故曰蹕虎圈音夫一音依掌聽訟於虎圈者百官表有掌聽訟一牒牒多言貌也利口一牒牒多言貌也利口多言少實也欲以觀視之能顯示於人使人觀之刀筆古者書用簡牘等誤則以刀削去之故曰刀筆蹕音畢隨從文具索隱曰謂空具其文而事實也公車令百官志公車司馬門先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致討公車者一人掌宮南闕門入殿門公車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東轅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臣瓚曰今黃石遮非丸山今宜州石

漢書注傾側也 尉

三足赤隱曰北山青石凱理細密可爲埤柳秦本紀云分作阿房作山石爲槨取其精實之情非徐廣曰山石爲槨是也故帝欲北葬以漆著其間也索隱曰韋昭云漆著其間也案以漆著其間也鄧展曰漆字衣注云綿絮裝衣也劉向傳蒯聖通陳勝鑄塞也時帝北向故云北山索隱曰言南山者取其高峙之意張晏珠失其吉也括地志云南山即終南山一名周南一名地肺在長安南山一名橘山一名橘林十里四皓以漢高慢士遂隱此中渭橋秦隱曰今渭橋有三所其一在長安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在城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在故城北三里今車駕之行出自橋中路犯蹕當罰金如淳曰乙今云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也平其不平曰平宣帝置廷尉平天下之平音病壹傾爲句頃則不平也得爲句吏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嬰卒以張蒼爲丞相 質實 張蒼陽武

蒲而獲之冀承奏基通罵分一句絕謂其罪甚輕取長陵一抔土高帝墓曰長陵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張晏曰不忍斥言毀撤山陵故汲取土爲譬師古曰抔步侯反手掬之也 正誤

有如萬分之一集覽謂其罪甚輕○今按此言假如萬分中一分有取長陵土者不敢質言故爲儻或之辭猶言萬一有此事 質實

中取爲磬因更名玉磬山南山也在西安府城南五十里聚終南山也東西連亘藍田咸寧長安盤至四縣之境產玉石金銀銅錢及合離草丹青樹

禹貢所謂終南惇物即此長陵注見高帝十二年

人

蒼好書博聞 集覽

考證歷律十二管所以候十二月之氣歷筭數也所以紀歲月日時分

數

書法　漢丞相卒不書姓自嬰始西漢諸臣卒書不書姓者恒耦也書官爵書姓者羨辭也不書官者貶也西漢諸臣書官爵書姓者三十七不書官者四並詳惠帝二

召河東守季布至罷歸郡

上召河東守季布欲以為御史大夫有言其使酒難近者至留邸二月見罷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敗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之淺深也上默然慙良久回河東吾股肱郡敕將遣召君爾集覽使酒難近索隱曰因酒縱性不可近也君其勉之布乃行

相親

召賈誼為長沙王太傅

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上於是疏之不用其議以為長沙王太傅

下絳侯周勃延尉獄既而赦之

周勃既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人有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治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漢太后亦謂帝曰絳侯誅諸呂宜益封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願欲反邪帝以為然乃使使持節赦之復爵邑

集覽　康治漢書音義曰吏及也辭之所及者則逮捕之逮音大計反語書讀置措也辭謂對獄之語書讀

背李奇曰臧者吏所執縛也秦慈曰案蜀志秦宓以簡牘頻於宓宓亦簡牘之頻今吏於牘版背後書雖示之令依此說勝之尚之壽之周勃太子名也聚公主曰尚言帝王之女尚尊貴之不敢斥言娶館皇帝置居北軍館繫也置即高帝傳國璽北軍宿衛宮門內於周垣下爲區廬勃持一節入北軍而遂將之以誅諸呂呂竢少帝手諭璽時帝未即位勃於此時不反今更有異乎

書法 既而赦之何異改過也綱目書既而赦之二上書言降疾周勃獄則赦無罪美辭也上書張呂宗下獄則赦有罪義辭也美惡不嫌同辭書既而釋之三詳成帝元延元

丙寅 五年春二月地震

作顧成廟 賈實 十統志云顧成廟在西安府城東三十五里霸陵縣

胡氏曰文帝之時有此大異何也曰天地之變非一端也盡以爲人事致之則牽合附會泥而不通

盡以爲氣數適然則古人脩德正事反災爲祥者亦不少矣要之爲天下主父天母地父母震怒讐色異常人子當祗栗恐懼思所以平格不當指爲情性所發而遂已也文帝之時雖有此異然帝方躬尋思簡悅愉父母之道庶可消其怒氣變爲喜色

集覽 思所以平格平消弭也格變革

夏四月更造四銖錢除盜鑄令

初秦用半兩錢高祖嫌其重更鑄莢錢於是物價騰踊米石萬錢至是更造四銖錢除盜鑄錢令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鑄錢敢誹以銘識者其罪黥然鑄錢非殺雞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鑄其家雖黥罪日報衆鑄作因微禁其厚利微姦雖不止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多於此又民不樂鑄則縣不同吏忌而壹之乎則

矣怵而爲姦邪怵本作誅音恤誘也謂善良之人亦誘於利而爲姦邪之刑戮謂謹愿之民亦陷入於利卒被刑戮姦數不勝姦生頻數故不能以勝之不如收之謂冕若收銅於官而官自鑄嚴道銅山嚴道縣屬蜀雅州括地志云今雅州榮經縣本秦嚴道縣也屬蜀成都有蠻夷曰道故名焉縣北三里有銅山即鄧通得賜鑄錢之所豫章銅山章昭曰豫章今故章也括地志云秦置鄣郡今湖州長興縣西南八十里故章城是今宣州及潤州句容縣有銅山舊屬蜀章七命師古曰命名也謂脫名籍而逃亡也仲馮曰頗解大迂直謂避禍自逃其命爾以故無賦如淳曰鑄錢煑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正義曰謂吳國之民鑄錢煑鹽以山海之利不賦之故言其民無徭賦

質實

嚴道銅山嚴道秦之縣名屬蜀蜀郡漢因之晉屬漢嘉郡西魏於此置蒙山郡及雅州隋初改州爲臨邛郡洽嚴道縣唐初復爲雅州天寶初改爲盧山郡乾元初復爲雅州屬

爲大頗苟而力不能贍而弗予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人亦何鄣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姦鑄日興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姦鑄如雲而法禁曠漬銅使之然也不如因其勢而改鑄之賈山亦諫以爲錢者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今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也操柄不可長也皆不聽時太中大夫鄧通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蜀嚴道銅山使鑄錢吳王濞有豫章東煑海水爲錢布天下

集

章銅山招致天下亡命者以鑄錢東煑海水爲鹽以故無賦而國用饒足以是吳鄧錢布天下

覽

莢錢即五分錢民間名曰榆莢錢言如榆莢之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十黍爲絫十絫爲銖得之贏句絕贏餘利隱屏而壹之謂郡縣各執一法難使之歸壹錢文文法也苟非其術術道也食貨志曰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

劍南道五代時孟知祥置永平軍宋復爲雅州仍治嚴道屬成都路元至元中改屬嘉定路尋割屬叶蕃宣慰司在雅州榮經縣東北二十里即漢文帝賜鄧通鑄錢處（故鄧銅山）故陽郡王莽改爲候望縣東漢復爲故鄧縣晉屬吳興郡後省之故城在湖州府長興縣西南一百二十里銅山在湖州府城西南九十五里一名銅峴山括地志漢吳王濞采鄣山之銅即此山之屬安吉縣其南屬武康縣前溪發源于此

丁卯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

徙代王武爲淮陽王

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

淮南王長自作法令行於其國逐漢所置吏請自置相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辜及爵人至關內

矣數上書不遜順帝重自切責之乃令薄昭與書引管蔡興胡以爲微戒王不說謀反事覺召至長安丞相御史宗正廷尉奏長罪當棄市嚴從處罰載以輜車縣次傳之素盌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爲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毒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柰何上曰吾特苦之爾今復之王果憤恚不食死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逮考諸縣傳送不發封槖侍者橐中盌曰廣王以列矣葬雍置守冢三十六

身其有家累者與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管蔡興（居）管叔鮮蔡叔度皆周成王叔父也作亂周公奉王命誅之興居齊悼惠王子東牟侯也文帝二年封濟北王謀反自殺（縣次傳之）令各縣案次第傳遞至蜀（率逢霧露曰溼暴也言緘封於輜車之內如霧露之遮蔽不覩天日之光明因而暴死也靈帝時謝弼上封事曰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死仝）扶風

集覽

關內侯後百官志關內侯但食邑注列侯出關就國侯但食

郡雍
縣今

匈奴冒頓死子老上單于立復請和親

考異 冒頓上漏單于

二字

初冒頓遺漢書曰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王與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故罰使西擊月氏以天之福盡夷滅降下之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幷爲一家北州已定願休兵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帝報書曰單于欲復故約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亦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至是冒頓死子老上單于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彊使之說至降單于甚親幸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絮繒以馳草棘中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教單于左右疏記其人畜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

集覽 老上單于號也名稽粥音鷄索隱曰稽粥音鷄

其離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

集覽 中行說中行複姓說名也行胡剛反說讀曰悅說至降爲句本作說既至因降匈奴漢物不過什二韋昭曰言漢物費十分之二入匈奴則匈奴皆動心歸漢矣湩酪勇反又音凍乳汁也熟而和之曰酪穆天子傳馬牛之湩巨蒐氏所注西戚有巨蒐國爲句○今按五字當爲一句

正誤 說至降單于集覽說至降

書法 冒頓不書單于削之也自秦始皇帝三十二年始書匈奴至是單于始見綱曰自後

單于死立必書曰請和親與
書與和親又異矣書請和親始此終綱目書請
和親四今年武帝元狩四和帝永元十六傳皆
乾符五請昏一武帝元狩四和帝永元十六傳皆
年二十七年貞元三年求昏二晉義熙七五代
乙酉乞和親一建武二十八與和親六詳惠帝
三及和親一宋甲戌
魏結和親一高帝九

發明　周衰吳楚僭號稱王春秋以夷狄待之於
其卒則不書其葬者避其號也綱目凡四
夷君長皆從其國俗之號至其死則書死者貴
華賤夷之義不使得從中國公矣之例也此義
行首上足下之分定矣內夏
外夷之法明矣其嚴矣

以賈誼爲梁王太傅

誼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埶可爲痛哭者一可爲
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義

若難編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
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
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
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埶何以異此夫樹國
固必相疑之埶下數被其殃上數奪其憂甚非所
以安上而全下也
汕乃二萬五千戶爵
獨性異人也亦形
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
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藩
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
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殖
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
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
今海內之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
侯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齊趙楚
分地衆而子孫少者爲若干國使其子孫以次受之
孫生者舉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

利焉誠以定治而已天下之亂方病大瘧一歷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不治必爲痼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亂方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必爲痼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亂方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

今匈奴慢侮侵掠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居上首領居下倒縣如此反居上首領居下倒縣如此也今不以人爭可爲流涕者此也今帝之身自衣皁綈而莫之能辨猶爲國有人爭可爲流涕者此也今帝之身自衣皁綈而

不圖大患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猛敵而獵田竟不搏畜羣亂細娛而搏反禽而搏畜羣亂細娛而

令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今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家富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耕桑伐薪鬻炭以給公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耕桑伐薪鬻炭以給

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

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尊人子之后以緣其領若賤人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

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莫之能解猶爲國有

獵猛敵而獵田竟不搏畜羣亂細娛而搏反禽而搏畜羣亂細娛而

不圖大患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猛敵而獵田竟不搏畜羣亂細娛而搏反禽而搏畜羣亂細娛而

令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今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家富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耕桑伐薪鬻炭以給公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耕桑伐薪鬻炭以給

敗故家富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耕桑伐薪鬻炭以給公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耕桑伐薪鬻炭以給

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

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尊人子之后以緣其領若賤人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

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莫之能解猶爲國有

獵猛敵而獵田竟不搏畜羣亂細娛而搏反禽而搏畜羣亂細娛而

不圖大患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猛敵而獵田竟不搏畜羣亂細娛而搏反禽而搏畜羣亂細娛而

令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今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家富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耕桑伐薪鬻炭以給公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耕桑伐薪鬻炭以給

敗故家富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耕桑伐薪鬻炭以給公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耕桑伐薪鬻炭以給

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賢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爾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義捐廉恥日甚月異而歲不同矣今其甚者殺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是因恬而不知恥以爲是適然至於俗流失世壞敗爾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是豈可不爲寒心哉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舡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殷周爲天子皆數十世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

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選天下之端士有道術者使與居處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太子乃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能毋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秦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芟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卻諺曰前車覆後車誡其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天下之端士有道術者右正則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之前而禮之所爲用易見而法之所爲用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推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禮云禮云者實邇

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也蓋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異或道之以德教或驅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洽而民氣樂驅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大器也在天子之所置之也夫人之置嚳置諸安處則安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既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素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薰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遠地則堂果高者難攀果者易陵理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

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禮以治君子故有黜之辠不及大夫禮不下庶人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者也古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剠髡則辱棄市之法然則堂不撫陛乎被戮辱厚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乃捐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辜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之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小吏詈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者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任若曰下官不職故責大臣定有辠矣猶未斥言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則白冠鷩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爾不執縛係引而行也不使入頸鑑而加也其有中辠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捽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而自裁上不使人捽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爾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制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大息者此也主上何羨焉主上固相疑樊酈滕灌樊噲酈食其綰侯周勃灌嬰靳歙傅寬然之理能知如是而治亦天下有節是謂集覽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

師古曰罷軟不勝任也

師古曰捽持頭髮也抑按也捽才兀反

皇三十七年遷侯長沙王謂吳芮也初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葙臨反者被誅爲葙臨鄭玄曰切之四寸爲葙臨郭璞注言刺斷之如此爾轀輬車也凡輪有三十輻共一轂以喻四方皆來輻共轂曰供奉也以緣大廱廱上勇反足腫病共貢共讀曰供奉也以緣緣去聲純也出分扶問反出贅謂之贅壻言不當出妻家猶人身之有胗贅慮有德色慮疑也謂疑其容色自矜爲恩德評語評音碎責讓也與公併音普浪反師古曰與公對敵而相拒也反厝而相措反音翻反厝調口也相措相與計校也筦與管同管仲所著書名管子所以盛文書筦籥也所以繫舟楫所以進舟乃生乃亡維楫亡失也始也齊盧齊讀曰劑劑刀也管音姦似茅而滑澤陛于天也戈草萑艾讀曰丸萑音顧命夾兩階陛注堂廉曰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言遠地則堂高賦豈一時未加討論曰肥廉掩也漢書紀贊注廉側隅也孫奕示兒編古注廉側隅也以廉近地對廉遠地而言

之則廉隅無所謂上下矣當讀陛九級上爲句近歲太學出上廉遠地則堂高賦豈一時未加討論歟蘇文曰奧廉遠則堂陛峻林鉏漢儒亦曰廉遠地則堂高而並不言上廉黥劓之罪不及大夫黥文面劓割鼻也記曲禮刑不上大夫注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與音預大戴禮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刑不上於大夫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恥也大夫其有坐不廉汙藏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藏則曰簠簋不飾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薄不脩有坐閨上不忠者不謂之閨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所以媿恥之也又見家語五刑篇禮不敢齒君之路馬禮周禮也天子五路駕六馬記曲禮以足蹙踖馬芻有誅

齒路馬有誅鄭玄注云皆黃敬也伯父伯舅記曲禮天子同姓謂之伯舅異姓謂之伯舅髡刖五刖反不音月劓足之刑泰迫謂偏迫天子望夷之事一世見當以重法當即即反處斷罪人也賈誼本傳注闡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上之風仲馬曰趙高殺二世蓋又以法定其罪係縲縲與纚連謂以長繩連係之輸之司寇索隱曰司寇二歲刑輸作司寇因名焉或作輸之司寇蓋彤象龜飾鑿齊也簏也風俗通曰卿大夫士以簏所以自障蔽脩也薄一作箔大夫帷薄不脩帷幔也薄一作箔大夫士以簏所以自障蔽脩也大譴大何譴責問也何怒責也何與呵通薛宣傳譴呵及細微白冠罷纓喪服用麻為纓以飾冠也麑是麑牛之尾麑牛出西南徼外盤水加劍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造請室

又

鼠忌器
無階級

而請舉應劭曰請室獄也若今之鍾下刑於甸師氏也史記作清室清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史記作清室顏籃而加籃古疾字綠色綬也言不使人以綬加於頸籃子大夫公羊傳宣六年子大夫也注古者士大夫通稱也自憙憙許記反好為志氣也顏彼之反行師古曰顏猶反也言何不為投羅不可之法而反久行彼無人行之事

正誤

顏數也以綬加頸○今襲漢書顏師古注籃古疾字慮結切不疾其頸而親加刀鋸也與鉄字通

七年夏四月赦

六月未央宮東闕災

集證

未央宮東闕災是三輔黃圖云蕭何造未央宮立東闕北闕注引門兩旁中央闕然高者天子象事謁見皆在北闕焉東闕門觀也劉熙釋名曰闕在宮殿旁南向而上書奏事所由出也未央宮殿雖連閣通閣也一曰屏也釋名

曰采邑在門外采復邑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蘇鶚演義曰顏注并釋名皆誤案采浮邑絲也謂織絲之文輕疎浮虛實緻甘露之變出殿北門梨園采邑而去又温庭筠補陳武帝書采邑畫卷開閤晨開皆非曲閣屏障之意相如子虛賦采網絡山此亦謂羅鳥網即采邑爲網户者以木爲門扉而刻爲方目使如羅網狀即所謂采邑之亮隔此說是也天火爲災之象程泰之以爲今

書法 書災始此終綱目書災十六是年景帝三年中五年武帝建元六太初元蔡戊寅元狩元年中平二後主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元帝永元癸甲寅丙寅天寶九書火

十二詳昭
元鳳四

初四順陽嘉元靈中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爲列侯

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封王子安等四人爲列侯安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淮南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舉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爾此人少壯豈能悉其父哉淮南雖小縣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爾丈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予之衆積之財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上弗聽

長星出東方

書法 書長星始此終綱目書長星三是年景元年三孝武太元二十春元忽三梁武帝

發明 是時君德方明政事無闕書長星出東方其殆吳楚七國之應歟

庚午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將軍薄昭有罪自殺

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汾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司馬公曰李德裕以爲漢文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太后唯一弟而殺之何以慰毋氏之心哉臣愚以爲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爭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宬之世何異哉穰文帝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議文帝之始不防閑昭心者將慎之於始乎程子曰二公皆執一之論未盡於義也義既未安則非明也有所不行豈害其爲公器哉蓋不得於義則非恩之正害恩之正則不得爲議矣使薄昭不死昭不可不誅也其有罪命使往治昭執而殺之太后之心可傷也昭生則存昭以全后可也成

不可赦也后若必喪其生則存昭以全后可也成與忿爭而殺之則貸昭以慰毋心可也此之謂能權蓋先王之制也入議有罪乎法主於義義當而罰當而謂之屈法不知法者也

集覽

八議禮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書法

坐殺漢使也書曰有罪自斷斯獄矣

發明

薄昭之死先儒論者多矣今綱目不書殺將軍薄昭而書薄昭有罪昭自殺則所斷爲甚明夫昭雖帝舅亦人臣爾安有人臣殺天子之使者而可逭其罪哉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況使者乎誅之當矣

考證

當補書絳侯周勃卒分註謚曰武○謹按凡例曰諸臣之卒惟宰相悉書賢

陳敬謀

者曰某官某爵姓名卒而註其謚辭矣從高帝起沛定天下屢有功高帝崇遺詔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卒誅諸呂立代王爲帝基漢室四百年之業皆如言漢繼平勃之文帝初益相而勃位居亞卒二年既書陳平卒勃之文十一年薨司馬公通鑑不載先儒亦以爲失今故推本義例以補之

梁王

夏梁王揖卒

考異 提要作冬

梁懷王薨無子賈誼上疏曰陛下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傳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蕃扞唯淮陽代二國爾代北邊匈奴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屬如黑子之著面不足以有所禁禦臣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南地以北著之河淮陽包割東郡以益梁梁起於新鄭以北有異心者破膽不來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不來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不來梁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

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弊今陛下力制天下頗指如意高枕以成六國之弊難以言智苟身無事畜亂宿弊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幸不可謂仁於是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後歲餘賈誼亦死死時年三十三矣

集覽 蕃扞詩崧高篇四國維蕃箋云

蕃屏如黑子之著面

太原趙普曰彈丸黑誌之地將安所逃即此新鄭縣縣鄭七私反或音妻誤也應劭曰秦伐魏取鄭章帝改名宋新鄭都屬南陽韓之江音戛接也高祝楚辭九辯曰堯舜皆有所舉任考功故高枕而自適注祝去聲順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願指麾皆如所欲

後廢之故城在鳳陽府潁州治八里

賢實

匈奴寇秋道

時匈奴數為邊患太子家令鼂錯言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縣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步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鋋鉤楯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百不當一兵不完利甲不堅密弩不及遠射不能中中不能入五不當一故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主不擇將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勁弩利矢射遠及遠下馬地鬬劒戟相接此中國之長技也然兵事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於制人不制於人制人者降胡義渠來歸誼者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絜衣勁弩利矢益以邊郡之良技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附之即有險阻以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而各用其長技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書寵荅焉錯為人峭直刻深以其辯得幸太子號曰智囊

集覽　家令百官表家令晏曰太子家令鼂錯音朝晁史記注錯又如字讀鋋音蟬纖柄短矛也勁弩長戟射及遠仲馮曰長戟恐誤或者勁弩如今九牛大弩以槍為矢故可射遠然戟有鉤又不可射疏與踈通峭直峭本作陗贅曰陗直峻壯也智囊一身所有皆是智笑若囊橐之盛物也

募民徙塞下

鼂錯又言曰兵起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也則卒積死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今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下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善家室田作且

隨畜牧移徙、不著土地而無常居、離南畤、離去也、音力智反、顏會漸相遠離要害、師古曰在我為要害、調立調去聲、等度也、為要害而度之、等度而創立城邑、稟給稟食、稟讀曰廩、古者給人以食取諸倉廩、故稱稟給而出入能自給贍乃止也、謂不常手、縣官張晏曰不常手、縣官者、天子故稱縣官、案王者宅天下、故曰縣官、賢材有保護擇有保護邊縣之畿內縣、即國都也、王者宅天下、故曰縣官、賢材有保護邊縣之能者、壹大治則終身創、創初亮反、懲也、師古曰、若一次大舉兵治之、則可為終身懲也、折膠師古曰、秋氣至膠可折身懲戒保無邊患、孟子弩可用匈奴常以此為候而出軍、得氣法使其得勝逞志氣而去

書法 書河決始此終綱目書河決十有六、是年元光五年、成建始四年、河平三年、甲申甲辰壬子、辛未開元十五年、戊申庚戌壬子、河平元年三年、甲申甲辰壬子、辛未開元十五年、戊申庚戌壬子、己未書塞八、是年武元封二年、己未

春三月除關無用傳集注 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 除關無用傳禮也官司關出之注關界上門也、漢初置諸關以備非常、師古曰傳信也、古者用符傳如今移過所文書、音張戀反木為合符或用繒帛張晏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今除去關出入無禁不用傳也

詔民入粟邊得拜爵免罪減長民今年半租

罷錯言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今海內爲一無有水旱之災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大腹賈不得食農夫不得衣雖憊毋怠安靜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蓄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粟米布帛也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耕不過百晦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復被水旱

之災急政暴賦朝令夕改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男不耕耘女不蚕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而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則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而貧民之賦可損也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使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錯復言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拜爵關內一級可以免罪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勸農太富而驕榮矣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而民有飢色是吏奉吾詔不勤

而勸民不明也且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甚苦而吏莫之（集覽中人）省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弗勝中人處強弱其間者勝音升舉也弗勝謂不能舉錢如淳曰取一舉錢倍稱之息師古曰稱昌孚反舉也今俗所謂（集覽人）償一爲倍舞奇贏殘餘物也奇音羈梁肉賈逵曰梁米之精者詩話梁似粟而大有黃青白三種黃梁出蜀漢香美逾於諸梁驪竹根黃粟堅粟謂好車簨肥策驢也肥謂肥馬粟有所濡遲案食貨志注漸私列反散也道民之路此道與導同啓迪也

書法　秦政之初書令民納粟拜爵矣未免罪也於是始有贖罰焉自是武帝書詔民得贖罪元朔六書令株送徙入財元鼎三令死罪入贖天漢四明帝書令入贖刑條王午復梁武帝書立贖刑法乙丑不可勝書矣

二年春二月詔具親耕桑禮儀

詔曰朕親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供祭服其具禮儀（集覽注見二年親蠶）

書法　書重本也

夏除祕祝

初秦時祝官有祕祝即有災祥輒移過於下至是詔曰禍自怨起福緣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不取其除之（集覽祝官有祕祝祝官猶周禮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祇祕祝祭六祝並之秀反災祥二歲孽自外來謂之祥妖從內興謂之孽祥變異之氣

注祥大也

師古曰許面相
許慎也
三省曰予讀曰與
師古曰後整都也

五月除肉刑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天子憐悲其意詔曰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欲改行而無繇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有以易之具爲令丞相御史請定律曰諸當劓者答三百當斬左止者答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

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而復有

答罪者皆棄市爲城旦舂當黥髡者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答三百

可上既劓備亥黥而劓

天下告許之俗易吏

安其官民樂業畜積歲增

亡曰寖息風流篤厚禁

罔號囂罪疑者予民是以

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

集覽

緹縈少女名索隱曰緹音啼縈氏音體終身不息也注言既劓則有肉刑三注李奇曰高帝約法三章無肉刑文帝則有肉刑孟康曰黥劓二左右趾合一凡三也索隱曰劓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曰以墨劓臏宮大辟除者有以易之也鄭氏云皐陶改爲劓臏呂刑有劓刑周改爲刖文帝本紀詔曰今法有肉刑三注李奇曰高帝約法三章無肉刑文帝則有肉刑孟康曰黥劓二左右趾合一凡三也索隱曰劓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曰以墨劓臏宮大辟除者有以易之也鄭氏云皐陶改爲劓臏呂刑有劓刑周改爲刖文帝本紀詔曰今法

爲令具備也耆爲人老也春持杵臼也也如淳曰城旦者律說論決爲髡鉗爲城旦舂鉗以鐵束頸

鉗輸邊壹旦防寇勇夜暮築長城或曰城旦旦起

行治城也左止止與

以財枉法相謝也已

制五刑必即天論也注

踰與踰通言禁防如

綱恢恢疎而不失一刑

錯之風應劭曰錯置也古者

民不犯法刑錯而不用今雖未
及於古亦庶幾有古之遺風
淳于意之少女緹縈有古
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緹縈隨父至長安上
書願沒身爲官婢以贖父刑文帝憐之爲免肉刑
因除肉刑太倉令夏侯曰上徙曰太倉令長也
書法
古法則肉刑今勸肉刑何于之也肉刑古法也自帝始廢
始書始則疑於廢之政書除十餘年而文帝居三焉

六月除田之租稅

詔曰農天下之本務意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未者無以異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
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
書法
除者何求除之非帝之儉約國有餘蓄能若是
遂求除之再賜天下半租仁矣於是

平終綱目一而已矣綱目書免天下今年田租者四邪始元二宣本始元九唐天寶十四

十四年冬匈奴入寇遣兵擊之出塞而還

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畜甚多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詔發車千乘騎平十萬上親勒兵欲自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以張相如樂布爲將軍擊逐出塞而還
集覽
朝那縣名屬安定郡朝直遶反又如字那奴何反括地志云故城在原州百泉縣西七十里蕭關北關也在上郡北正義曰古隴山關在原州平涼縣界括地志云今靈武即古蕭關都尉卬即守典武職甲卒也姓縣固要上乃止注要約也○今按要約勒也劫持之義說
正誤
固要上乃止集覽要劫也必不得自征也

文以力止其去曰胡
力非劫奪之劫後倣
屬安定郡後魏劍入
在平涼府城東南（蕭關縣在平涼府鎮原縣西北一
百四十里

書法 特筆也與書至自還者和帝永元十一年書匈奴寇邊發明又書入寇遣兵擊之出塞而還殆與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者如出一轍夫侵邊犯境乃大義所當討故從此書至自還者和帝永元十一年書匈奴寇邊發明又書入寇遣兵擊之出塞而還殆與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者如出一轍夫侵邊犯境乃大義所當討故從此書

統志云朝那春秋地名漢置朝那縣後周復置唐省之故城在平涼府鎮原縣西北一

敵作徒魏尚復爲雲中守

王莽過即署問即署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
人上曰吾居代時向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
齊之賈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
也父知之乎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
嘿嘻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之爲將吾豈憂匈奴哉
唐曰陛下雖得之弗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對
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
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
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爲趙將軍市租皆自
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牧得盡
其智能而趙羣霸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
市租盡以饗士士卒私養錢自奉實客軍吏舍人是
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奉之所
殺甚衆夫士卒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
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
繩之其賞不行而法必用且尚坐上功首虜差六
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
有頗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

以爲雲中守而拜
唐爲車騎都尉

【集覽】上輦過即署輦轂車也師古曰駕人以行曰輦即宮中署有謁即中即侍即即署時馮唐爲即中署長文帝二年幸上林即署上林中直衛之署也居代時長布唐蘇林曰即署文帝初封代王故云爲代時作舞飯食搏髀搏髀者有所敷然爾推轂言舉薦人如推車轂之轉連也史記荊燕世家呂氏推轂高帝就天下索隱曰諸呂奉推高祖取天下若人推轂欲前進塗然也推昌誰反圖以內圖義與闔同馮唐傳作闔閽亭毒也以內謂即門內也闔門限也案軍市謂軍人貨易之地也市有稅稅即租也不從中覆不必覆奏朝廷而後行私養錢服虔曰私廩假錢也或曰官所別廩給也尺籍伍符漢軍法曰吏卒斬捕以尺籍書下縣縣趨符約節度也索隱曰尺籍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姦詐也上首捕虜之數也一言不相應索隱曰應一陵反斬捕之數不同也文吏以法繩之繩索也所以牽束之吏正治其事亦猶繩也坐上功幕府上功謂尺籍所上軍

罪【正誤】跪而推轂○跪爲推其車轂推轂也與推吐雷切言天子親【賈】一統志云馮唐趙人魏尚興平人

【書法】書作徒何美改過也復以爲之例有四有貳過之辭有不能令之辭有因仍之辭魏尚雲中守張敞冀州刺史甘露元王尊徐州刺史甘露元年二霍方進丞相永始六張奐護匈奴中郎將延熹九元匡平州刺史烈巳亥廣陽王深北道大都督熹丙午王林湘州刺史光酉李光燭太尉統八道行營上元二韓愈史部侍郎長慶三皆改過之辭也符重鎮北大

將軍晉孝武太元五
寶寅西道大都督梁
十二張格同平章事
丙戌馮暉朔方節度
丑皆貳過之辭也殷
二時溥感化節度昭
乾寧四崔胤同平章
度使甲午皆不能令
建平二高幹并州刺
史梁丁丑來鎮山南
鳳翔節度使丑甲
義武節度戊申皆因

春增諸祀壇場珪幣

詔廣增諸祀壇場珪幣
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
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
牲牷甚愧之其令祠官

何尚之尚書令宋文帝元嘉
丁未宇文顗勸農使開元
仲堪督荊益軍安帝義
宗景福元王建西川節度
敬瑭河東節
大夫哀
之辭也朱博御史
歐陽顗衡州刺
李從曮

祭神之玉帛望祀祀其
至其處但遥望其方而
郊之細也注郊大禮也
左感章昭曰右猶高左
也祠官祝釐祠官攝行
祀事者釐音禧福也

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

初張蒼以漢得水德魯
應黃龍見蒼以爲非是
與諸生申明土德章改
歷服色事蒼由此自絀
也歷謂筭數所以紀歲
虞氏深衣而養老夏后
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
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
成紀古地名即伏羲所
水郡晉以後皆因之

集覽

草改歷服色事草改
者草剏改易此三事
時之分數服謂如有

質實

志云一統

本朝省入秦州故城在

昌府秦州境

夏四月帝如雍始郊見五帝

書法 天一而已祀五時不可勝書矣書始病帝祀是故文帝行幸多不書攝七年十一年後二年三年四年五年皆不書惟此特書之

發明 天下之事莫重於其始始之不謹後將若何是故有典則以貽子孫所以爲禹貽孫謀以燕翼子所以爲武王文帝謨蔡之君初無所溺而乃始爲五帝之祀夫帝一而已安得有五況異時紛紛祠祀實妨干此故綱目特以始郊五帝書之以見開端之失至他日武帝五時之祠則止如雍此固綱目謹始之意學者推能合前後所書而觀之則得其肯矣

故

秋九月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以鼂錯爲中大夫

錯以對策高第擢爲中大夫又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上雖不盡聽然尚其材而得鼂錯則書親元光元文宗策士而得公孫弘則書親策士而失劉賁則書親太和二

書法 親策何議也何議躬親策之而所得若鼂錯爾以是爲失人故議之是故文帝策士

發明 錯以直言對策而言乃不直故所對之詞皆削而不録然則錯亦有愧於其名多矣

嗚呼有君如文帝又以直言策士猶且不能正議直言豈不深可惜歟

作渭陽五帝廟

趙人新垣平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於是作渭陽五帝廟

新垣平 陳留 風俗傳云畢

公封新垣其後因氏焉平名也作渭陽五帝廟史記封禪書作渭陽五帝廟同宇注蹟曰一營宇之中立五廟括地志云渭陽五帝廟在雍州咸陽東三十里宮殿疏云五帝廟一宇五殿也案一宇之內而設五帝面有五門各依其方帝色也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鄭玄注以爲蒼曰靈威仰赤曰赤熛怒黃曰含樞紐白曰白招拒黑曰汁光紀唐書高宗祀五帝注云周禮兆五帝於四郊此五行之精氣也而鄭謂爲太微五帝誤矣

【質實】一統志云渭陽五帝廟在西安府城西北二十里漢文帝始郊見雍

【書法】垣平詐之祠於是武帝祠金馬碧雞乃作渭陽五帝廟

帝祠鳳凰宣帝祠黃龍皆有自來矣至唐則有九宮貴神之祠世主之惑何多哉

十六年夏四月親祠之以新垣平爲上大夫

乙郊祀渭陽五帝廟貴平至上大夫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議巡狩封禪事

【質實】漢文帝始郊見雍在西安府城西北二十里

【書法】垣平詐之祠於是武帝祠金馬碧雞乃作渭陽五帝廟

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

【書法】博士諸生刺經作王制博士諸生名氏無聞果何人哉而能作此一書以爲無窮之傳今觀其書言官制則竊左氏之文言巡狩封禪事則竊孟子之文其餘則雜采公羊穀梁等說而益以七錄云文帝所著書有本制妄制篇所以述王制也羣書考索曰漢文今博士諸生刺經作王制博士諸生名氏無聞果何人哉而能作此一書以爲無窮之傳今觀其書言官制則竊左氏之文言巡狩封禪事則竊孟子之文其餘則雜采公羊穀梁等說而益以先王之制度故曰王制也羣書考索曰漢文今博士諸生刺經作王制博士諸生名氏無聞果何人哉而能作此一書以爲無窮之傳今觀其書言官制則竊左氏之文言巡狩封禪事則竊孟子之文其餘則雜采公羊穀梁等說而益以已見正所謂不知而作也雖其言未必盡非要之議論者多矣

分齊地立悼惠王子六人爲王

【書法】親親者也既郊見矣又作廟而祠之是故文帝祠五帝廟則書親武帝祠光二桓帝祠光子則書親延熹九年皆非所親而親者也

齊王則薨無子國除上乃分齊地立悼惠王肥子將閭爲齊王志爲濟北王賢爲菑川王雄渠爲膠東王印爲膠西王辟光爲濟南王

分淮南地立厲王子三人爲王

安爲淮南王勃爲山王賜爲廬江王

詔更以明年爲元年治汾陰廟

新垣平言闕下有寶玉氣而使人持玉杯詣闕獻之刻曰人主延壽又言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今天下大酺平言周鼎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而汾陰有金寶氣意鼎出乎於是治汾陰欲祠出鼎也史記封禪書注索隱曰晉灼云魯陽公與韓構戰酣日暮援戈麾之日爲卻三舍豈其然乎

集覽 候日再中候推測也前期而言也言日昃而復回午

戊寅

後元年冬十月新垣平伏誅

人主即位謂一王始以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君子非文帝至是已十六年乃怵於邪臣之說爲元古也自魏瑩與諸侯以元紀年故雖累數至百不改元滋紛紛矣

發明 人君即位以元年改元稱一年君子非文帝至是已十六年乃怵於邪臣之說無故改元果何義哉直筆書之其失自見

書法 文帝之篇令德善政相望于册至末年而增壇場畦幣始郊見五帝作五帝廟親

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是後上亦怠於改正服以時致禮焉

集覽 改正服改易正朔服色

書法 文帝之篇令德善政相望于册至末年而增壇場畦幣始郊見五帝作五帝廟親

祠之以新垣平爲上大夫治汾陰廟如日月之食不能不爲全美文景馬及書新垣平伏誅則所謂更也人皆仰以伏誅書終綱目書方士伏誅七新垣平少翁

發明　文帝盛德之主清靜玄默無所偏好固非仙者之比前此方除秘祝書之於册至十四年始郊雍然皆非有徼福之意小人已闚其隙思有中之於是增珪幣十五年始郊雍然皆累舉今綱目上書作五帝廟親祠之以新垣平爲上大夫則是祠乃垣平所立爲其改元祀汾陰垣平伏誅則小人之詐以甚而人之罪不然豈不爲盛德之累耶雖然帝能誅垣平而不能盡改垣平之所爲使後人得以踵而行之則亦猶爲未善也觀綱目前後所書皆有深意然則以主妄尚益亦謹其徵哉

詔議可以佐百姓者

詔御史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意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何以致此夫度田非益寡計民未加益而食之甚不足者無者多六畜之食焉者無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集覽　度田非益寡計料也言頃畝之數如故未嘗加少

集覽　度田未嘗加少蘇林曰穀一本紀注蓁通作蔫蔫散也

二年夏復與匈奴和親

匈奴連歲入邊殺略甚衆邊民上患之乃遣匈奴書單于甚驕

集覽　當户匈奴傳單于大當户蠶王大當户蠶王當户雖渠雖報謝索隱名也

甚多雲中遼東郡萬餘人上亦使當户報謝復和親

秋八月丞相蒼免以申屠嘉爲丞相

張蒼免帝以后弟竇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竇國又念不可而申屠嘉故以材官騶張從高帝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遂以爲丞相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即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坐府中爲檄召通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謝嘉坐自如責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朝趣也通免冠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

書法　六年書請和親矣十一年而書匈奴寇狄道於是又書復與匈奴和親矣六年而書特如此綱目備書之以帝之盛德而和親不足有天下者可以鑒矣

屠嘉爲丞相　質實　統志云申屠嘉梁

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楊氏曰文帝之不相國蓋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心也廣國果賢邪雖親不可用吾何容心

集覽　材官蹶張如淳曰有材多力之士能腳蹋彊弩張之故曰蹶張師古曰以手張弩曰擘張以足蹋曰蹶張弄臣弄戲也師古曰謂仰弄衆無關大體

廣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三年春匈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

四年夏四月晦日食○五月赦

五年

六年冬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以備之

匈奴入上郡雲中
遣將軍令免屯飛
狐森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周
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上
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直馳入將以下騎迎送
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
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
不聞天子之詔上至又不得入
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勞軍亞夫乃傳
言開壁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
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胄
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
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羣臣皆驚上曰嗟
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
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
之月餘匈奴遠塞
罷拜亞夫為中尉

集覽

飛狐飛本作蜚句注徐廣曰山名在鴈門應陰
句音章句之句案史記句作勾音俱包愷云音鉤正義曰句注山一名西陘山在代州鴈門縣西北四十里細柳徐廣曰地名在長安西如淳曰案三輔黃圖細柳倉在渭水北古徼是索隱曰細柳在直城門外阿房宮西北維括地志云棘門在雍州咸陽縣西南棘門孟康曰在長安北霸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橫音光彀弓弩持滿也正義曰彀張也持滿者但引滿而不發先驅即前導車騶者猶唐之武侯隊不聞天子之詔索隱曰六韜云軍中之事不聞君命又管子司馬兵法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介胄之士不拜則有不可犯之色又曰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菱拜注菱則失容節菱猶詐也音挫又音作朱氏曰菱拜猶言有所技拄不利屈伸天子為動師古曰為之慘動所以體貌之也遠塞句絕言出塞遠去也中

質實

一統志云周亞夫沛人勃次子也句注山名在太原

府代州西二十五里土有太和巖一名西陘細柳原名在西安府城內昆明池之南即周亞夫屯兵處棘門在西安府城內舊咸陽縣東北一十八里漢將軍徐厲嘗次軍于此

書法 等者何畧之也於是六將軍備胡而亞夫之序在四綱目等諸將而首亞夫予之也

夏大旱蝗詔弛利省費以振民

令諸疾無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損乘輿即吏民得賣爵

欲齎貧人欲錢故聽賣買

書法 書大旱始此綱目書大旱三十八書旱五十八而書恤蝗之政二是年和三武天漢三明永平十八和永元元安永初二元年二年十三年憲元和四

弛山澤民得賣爵 集覽 弛廢也

庚子 文太和六 書大蝗十六 是年武建元五 元光六 元封六 太平元 始二 建典四 元建武元 成 咸康四 豁永和十一 丙寅 永昌元 太寧三 咸和九 世主之以災爲玩者多矣

宋梁丁丑 北齊 高開元二年四年乾脩一 書蝗三十七而書恤蝗之政二是年和永元九

七年夏六月帝崩遺詔短喪

遺詔曰萬物之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哀人父子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屢以驗耿耿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奸慝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奉供養于高廟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今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嫁娶祠

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絰帶無
過三寸毋布車及衣裳毋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
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已下棺服
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緦七日釋服他不在令
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
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胡氏曰孝文溺於小仁
短喪廢禮信有罪矣然行而有悖於義雖有父令
不可從也況三年之喪所以盡生者之孝心又非
父之所得令者也然則孝景益大矣

集覽 內方安寧謂四方之內既安且寧

寧令到曰絰帶十五舉禮疏曰麻在首在要皆曰絰分而言之首曰絰要曰帶其斬衰首絰以有子麻爲之麻本著頭左邊而從額前向右圍之卻就左邊與麻本相接以末加於本上又以纏爲纓纓結於頤下其齊衰首絰以麻本著頭右邊而從額前向左圍之就右邊以末藏於本下以布爲纓文公家禮曰首絰大一搤只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也要絰較小絞帶又小於要絰要絰象

七帶兩頭長垂下斬衰至大功其要絰初皆散說
至成服乃絞小功以下結本不散垂絞帶象革帶
一頭有彊子以一頭串於中而束之斬衰用麻爲
之齊衰以下皆用布布毋布車及衣車乘及兵器也不施輕之車
汉布衣車乘及兵器也不施輕之車
龍句已下棺史記文帝本紀無棺
介士也禮畢句
字索隱曰已下者謂抠已下於壙服大功十五日
小功十四日緦七日釋服本紀功作紅服虔曰紅者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
言大功小功布也
大祥汉紅爲頯縁也緦者禪也凡三十六日而釋
服索隱曰劉德云紅功也男功非一故汉工力爲
字女功唯在於絲絲故汉系工爲字三十六日以日
易月也禪祫祭名也禪者澹澹然安平
及吟祫祭名也禪者澹澹然安平
之意歸夫人汉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汉下有爰
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凡七輦皆遣歸家重
絶人類也毅梁傳隱二年禮婦人謂嫁曰歸及曰
來歸法嫁而曰歸明外爲也

正誤 毋布車及兵器集覽毋得以布衣車乘今按謂不汉布

蒙其上也
衣字去聲

書法 賀善曰文帝三代以來賢主也而首變古之事二焉除肉刑也詔短喪也二者皆大節綱目曷為不書始肉刑之除猶曰有不忍之心云爾短喪則廢古禮誤後世之大者其罪其嗣君與臣子爾帝皆詔治霸陵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然則尚奚罪之意不專罪帝也然則尚奚罪帝蓋未嘗果從其心者使景帝於此斷以從今非孝之義一由盡古禮後世亦孰敢踵其失哉綱目

葬霸陵

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

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因山不起墳吳王濞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以愧其心

集覽 露臺臺累土為之將以承露李奇高一作靈

百

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覽更加賞賜以愧其心

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

隱曰顏氏案新豐南驪山之頂有露臺御極為高靈之舊趾存焉徐廣曰露一作靈

顯文帝所欲作臺之舊趾存焉徐廣曰露一作靈

宜百金直贖也公羊傳隱五年百金之魚注百金

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食貨志亦云黃金一斤直萬錢則知文帝言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即為金五斤為錢百萬也中人處富者資

者之中資弋綈衣於既反弋逸織反綈田黎反索隱曰弋黑色也綈厚繒也蓋今之縩也縩式支反說文粗絲經緯不同者文帝以為衣而身自衣之如淳曰紫賦注引云身衣皂綈文中子事君篇

日衣弋縗傷乎禮中焉可弛然以文景之心爲之可弛衣不曳地曳地長不掩土也唐曳服志曰帛入裙不過五幅曳地不掩土也唐以前凡杖者老所以倚而行記曰謝則必賜之几杖注曰太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所以養其身體也假借納用辭色紕其言而用之

正誤 露臺

馬可弛然以文景之心爲之可弛衣不曳地曳地長不掩土也唐曳服志曰帛入裙不過五幅曳地不掩土也唐以前凡杖者老所以倚而行記曰謝則必賜之几杖注曰太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所以養其身體也假借納用辭色紕其言而用之

今按恐以臺上不屋也露爲名非謂承露也

顯

太子啓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謹按孔氏後倣此皇后曰皇太后

考證 當作尊皇太后薄氏

諱 按文帝即位後不書尊母薄姬爲皇太后蓋闕漏

九月有星孛于西方

考異 九月上

漏 孛蒲秋字

長沙王著卒無子國除

初高祖賢文王苟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傳國數世至是乃絕

集覽 長沙王著著時

慮反長沙王名也吳苟即吳苟也高祖賢文王苟五世孫高祖賢文王苟文王苟即吳苟也高祖賢之始封徇山王以從入武關故德苟徙封長沙王長沙王忠其定著令高祖以吳苟王忠故著于令甲而稱其忠也鄧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如吳芮王故著令使特王之瑣曰以其非制故特著令也著慮反謂著在法令中也今甲者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今乙今丙甲者第一令也師古曰甲者令之篇次也

正誤 長沙王忠其定著令 苟異姓封王故特著令非專爲繇其忠也